

赵朴初研究

二〇二〇年 第三期 总第五十二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准印证：皖 L08-015

编印单位 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

赵朴初研究 ZHAOPUCHU YANJIU

二〇二〇年第三期 总第五十二期

编印单位：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



为鸡足山祝圣寺题名



为鸡足山山门题词



为鸡足山九莲寺题名





7月18日，“天南地北忆朴老”摄制组在云南采访，与刀述仁会长、帕祜巴龙庄劭长老、桑吉副秘书长合影。



7月24日，《天南地北忆朴老》摄制组在云南丽江采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东宝仲巴活佛。

赵朴初先生书法作品俊朗神秀，在书法界久负盛名。他的题名、题词遍布于祖国各地。7月，《天南地北忆朴老》摄制组在云南采访，拍摄了赵朴初先生在云南部分题字、题词，刊登于此，以飨读者。



为“庆祝泰国佛教城落成中国画展”题名，刀述仁会长收藏。



为西双版纳总佛寺题名



为昆明圆铜寺铜佛殿题名



为云南热带植物园题词



为昆明莲花精舍题名

为丽江文峰寺题名



1990年题“南行万里拜茶王”



为云南佛教题词

厉行节约的楷模

余世磊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华社一份《网民呼吁遏制餐饮环节“舌尖上的浪费”》的材料上作出批示，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由此，又想到了朴老和邦织奶奶，他们，堪为厉行节约的楷模。

虽然不曾见过朴老，但还是亲身领略到他的节约之风。朴老去世后，因县里开展纪念他的工作，经常往北京朴老家中。在和平门内，一幢极其简单的四合院。说实话，论生活条件，可能还不及我们这些普通人。除了书斋兼客厅里那些线装书颇为贵重外，似乎再也找不到什么贵重之物。旧沙发，旧桌椅，墙角的一个旧空调，我都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的。院子里，屋檐下，堆满了纸箱、旧书报，散发出一种霉味。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邦织奶奶舍不得扔掉，要积在一起，当废品卖钱。说起奶奶的节约，简直有些抠门，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扔掉，坏了的水果也要吃掉。

邦织奶奶曾摔过一跤。我和曾姨一起去看望她。她睡的那张床，实在看不出是床的样子。奶奶告诉我们：这就是她和朴老曾经睡过的床，原是两张单人床拼的。佛协的同志来看到了，一定要为朴老换张床，朴老不同意。为解决两床之间的缝隙，奶奶请佛学院的木工铺了一块板子在上面。这，就是一个国家领导人、一代宗师、两个耄耋老人睡的床，让我的心隐隐有一种疼！

读中佛协原副秘书长倪强《赤子佛心赵朴初》，里面有许多关于朴老节俭的故事。倪强亲眼见到，朴老穿的袜子打了许多补丁。穿的皮鞋也坏了，去见日本人，日本人过意不去，为他做双新皮鞋。他平常舍不得穿，只在会客时穿一下。洗脸水也要留着，浇树，冲马桶。平常收到信件，信封不准丢，翻过来再用。他还亲自将旧信封裁开，制成书签，写上名言警句，送给晚辈，勉励他们好好读书、做人。

倪强写到：1991年的一天早晨，他

去朴老家送材料，正碰上朴老吃饭。一小碗稀饭，两块蒸山药，一个煮鸡蛋，一小碟咸菜。朴老一边喝稀饭，一边看材料。保姆帮助朴老剥鸡蛋，一不小心，鸡蛋滚落在地。保姆准备换个鸡蛋，朴老笑笑说：“没事，没事。”拿过滚落在地的鸡蛋，用杯中水冲去泥沙，就吃了起来，并安慰保姆：“没关系，没关系，你忙去吧。”保姆很感动，对倪强说：“朴老太好了，太慈悲了，要是在别人家非训斥我不可。”

金陵刻经处管理处原主任管恩琨在所著《明月清风在》中，写朴老1991年在上海主持召开全国佛教教育工作会议，朴老对吃饭订了规矩，每天饭菜送到房间，两菜一汤，吃不完的不准倒掉，留到下餐再吃。这天，工作人员看不过去，把剩下的一点菜倒掉了。晚上，两菜一汤端上来，朴老不见中午剩下的菜，觉得是浪费，吃得很不开心。

关于朴老这些节约的事，并非特例，正是他日常生活的表现。

朴老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自小家境较好。然朴老自小就极其节约，年轻时就开始茹素，一生衣食简朴，所索取甚少，所奉献甚巨。他是中华优秀知识分子的典型，优秀传统文化在他身上得到充分展现；他是慈悲为怀的佛子的代表，把佛家的惜福、持戒作为毕生的修持。为后人树立了楷模，受到世人的崇敬和效仿。

朴老曾说过：“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一个家庭、一个人，能不能兴旺发达，立于不败之地，不仅取决于有没有正确的理论和政策，而且取决于有没有艰苦创业、节俭清廉的精神。”

由习总书记重要批示，想到朴老的话，想到古德“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等等相关的警示和教育，深感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绝非小事，而是关乎民族生存发展的大计。

卷首语

赵朴初研究

沛溪



王志远，字沛溪，山东海阳人，著名佛学专家、书法家。曾任《佛教文化》主编，著述甚丰。与赵朴初先生交情深厚。

学术委员会

(排名不分先后)

名誉主任: 杨曾文 楼宇烈
主任: 黄夏年
副主任: 周德义 袁家跃 黄复彩
成 员:
王志远 王丽心 王国良 韦大伟
方锡球 尹文汉 伍先林 刘麒子
李万进 李敏生 杨 海 吴怀东
谷 卿 邹 相 张 宇 张启兵
范文丽 范殷铭 林 峰 金易明
赵劲松 姚彬彬 倪 强 徐玉成
黄惠菁 董 群 景 伟 智 及
释圣凯 释净因 释般若 魏道儒
谢 华

编委会

顾 问:
赵 雯 释圣辉 释觉醒 释演觉
释宗性 郑牧民 刀述仁 吴国平
全柏音
主 任: 李和平
副 主 任: 章 松
成 员:
赵 广 王爱萍 张时民 释慧庆
释智文 释圆藏 赵福南 史向前
殷书林 李仁强

编辑部

主 编: 殷书林
副 主 编: 詹晓华 余世磊(执行)
郭 兵
编 辑: 张晓松 石德润 王 俐
发 行: 马希萍 朱世玉
装帧设计: 黄 菟
编印单位: 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
地 址: 太湖县政协大楼一楼
邮 编: 246400
电话传真: 0556-4160478
网 址: <http://www.zpcyjh.com>
E-mail: zpc4160478@163.com
法律顾问: 奥肯律师事务所
发送对象: 有关领导, 各级、各有关部门, 本会会员
印刷单位: 合肥鸿宇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日期: 2020年10月25日
印 数: 1200册

卷首语

1 厉行节约的楷模 / 余世磊

旧踪宛在

4 羽田机场上的海 / 赵朴初

工作动态

7 《天南地北忆朴老》专题纪录片拍摄座谈会召开

8 天南地北忆朴老 / 余世磊

35 本会参加省社科联第一期社会组织负责人和党支部书记培训班

35 我会参加《安徽社会发展报告（2020）》（安徽蓝皮书）发布会

36 赵福南一行参观“无尽意展”并接受上海太湖经济文化促进会捐款

38 赵福南一行赴湖北考察赵朴初诗词碑林建设工作

38 “朴老文化进课堂”筹备会议召开

39 安庆市民进到赵朴初纪念馆开展会史教育活动

40 民进宣城市总支一支部组织会员参观赵朴初纪念设施

无尽论坛

41 儒家思想与赵朴初的精神世界——以赵朴初的诗词创作为中心 / 王勇

47 读赵朴初居士晚年三首挽诗引起的联想（中）

——纪念赵朴初居士逝世二十周年 / 徐玉成

诗书流芳

58 赵朴初禅意韵文作品赏析（二十七） / 李斌

永怀之什

“赵朴初与中华名山大寺”之十二、十三

64 愿为天龙护象王——赵朴初与东林寺及江西佛教 / 张净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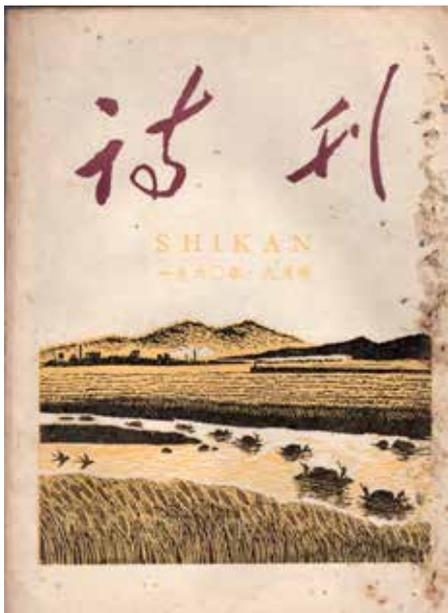
71 千载如晤对，心光照天破——赵朴初与唐玉华寺修复 / 王赵民

花开水流

75 一位值得关注的学者——赵曾侑生平事迹学术才华简介 / 石德润

封面图片注释：8月9日，《天南地北忆朴老》摄制组在湖南长沙麓山寺采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圣辉大和尚。

羽田机场上的海



【编者按】

1960年7月，赵朴初跟随由刘宁一率领的参加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及第六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于29日傍晚乘飞机到达东京，在东京羽田机场受到日本方面盛大欢迎。刘宁一在机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再一次强调指出日本人民在反对日美军事同盟的爱国正义斗争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对亚洲和平事业的贡献。赵朴初面对日本人民的盛情与和平之愿，写下这首新诗《羽田机场上的海》，发表在《诗刊》1960年8月号上。

赵朴初

羽田机場上的海

赵朴初

ZHAO PU CHU YAN JIU

赵朴初研究

飞过了大海，
 又来到了大海。
 那边是碧水连天，
 这边是红旗辉采；
 那边是海濤，
 这边是欢声澎湃。
 风驰雷动的鼓掌，
 你应我和的唱歌，
 此起彼伏的欢呼，
 千百只手从四面八方伸过
 来：
 “欢迎啊，中国弟兄，
 两年多不见，这真是喜从
 天外。”

飞过了大海，
 又来到了大海。
 羽田机場上，
 是红旗的海，
 是鮮花的海，
 是銀灯的海，
 是歌声的海，
 是掌声的海。
 在人羣的海中，
 我忘記了自己的存在。
 一位老者在身旁打扇，
 我仍然止不住流汗。
 請不要扇吧，
 让汗水象河水一般流下来，
 流入你们的热情的大海。

回踪宛在

旧踪宛在

6

赵朴初研究

ZHAO PU CHU YAN JIU

日本弟兄們，
感謝你們的厚愛。
是你們的勝利
使我們能夠來。
攜帶着六億人的友情、敬
意與關懷，
我們向你們問好，向你們
歡呼，
你們英勇的鬥爭震動了世
界。
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們，
你們一定能夠啊，
扭斷那縛在美國戰車上的
綁帶。

不信日本人民力量的人，

且來看一看羽田機場上的
海。
是這個海會使哈格蒂耍一
次猴戲，
是這個海會使艾森豪威爾
出風丑態，
是這個海迫使岸信介倒了
台，
對反动派，這個海真是厲
害。
可是啊，對中國人民，對
世界人民，
它却又是多么偉大的，美
麗的
和平之海，友好之海！

《天南地北忆朴老》专题纪录片 拍摄座谈会召开

6月8日下午，《天南地北忆朴老》专题纪录片拍摄座谈会在太湖县政协会议室召开。县政协主席赵福南，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加生，县政协副主席李仁强出席会议，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殷书林主持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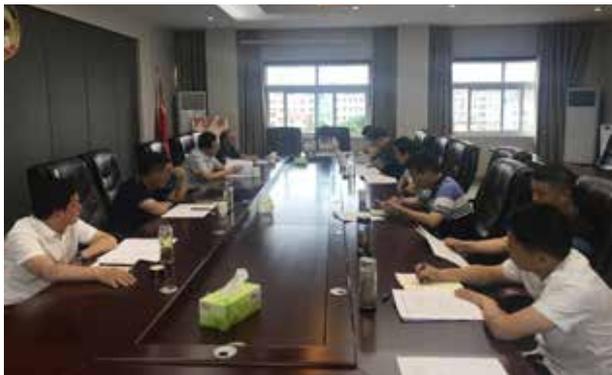
2020年是赵朴初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为深切缅怀赵朴初先生的伟大功绩，由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发起，太湖县政协、县委宣传部、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县融媒体中心、赵朴初文化公园管理处联合策划，决定拍摄《天南地北忆朴老》专题纪录片。拟采访海内外高僧大德、著名专家学者、政界人士以及家属亲戚、生前身边工作人员等，通过他们口述的形式，回忆赵朴初先生所做出的杰出功勋，以及他在诗词、书法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缅怀一代宗师，弘扬社会正能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贡献。

会议讨论了纪录片策划案，与会人员围绕采访对象、影片架构、故事情节、表现形式、拍摄艺术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赵福南指出，《天南地北忆朴老》专题纪录片酝酿了很长时间，今年列入了县委批转的县政协工作要点。这是宣传朴老、弘扬朴老精神，扩大太湖影响力的有力措施。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拍摄队伍要精干高效，采访人员要精挑细选，策划主题要深化浓缩，相关工作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省市县委相关规定，确保高质量完成拍摄。

李加生用四个“精”：精心撰稿、精准对接、精选团队、精心制作，要求工作人员做好纪录片的拍摄工作。

殷书林表示，将认真吸纳与会人员的意见建议，本着节俭、高效、精干、务实的原则，进一步理清拍摄脉络，争取早日开拍早日播出。



天南地北忆朴老

余世磊

【编者按】得太湖县委、县政协支持，根据研究会工作安排，着手启动《天南地北忆朴老》纪录片拍摄工作。7月，在云南西双版纳正式开机。8月，去湖南拍摄，并采访圣辉法师。纪录片撰稿人余世磊随行写有日记，详细记录朴老与各地的因缘，在各地的所留遗踪以及本次采访拍摄情况。

一、滇行日记

2020年7月17日 阴雨 星期五
从太湖抵云南西双版纳州景洪市

两月前，根据县里工作安排，由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县融媒体、县文化旅游体育局等共同参与拍摄《天南地北忆朴老》系列片，经筹备，由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县政协原副主席殷书林带我们一行前往云南拍摄。

新中国初建，赵朴老遵照总理指示，利用中国佛教与周边国家的友好联系，积极推动与这些国家的佛教文化交流，促进与这些国家的正式邦交及整个亚洲的和平事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赵朴老经常往斯里兰卡、缅甸、尼泊尔等国，行程中常到昆明转机，与昆明结下深厚的缘份。特别是1990年12月，亲赴西双版纳召开南传上座部佛教会议，对南传佛教表示高度的重视。对于朴老在这

方面的资料，了解并不多。又有中佛协副秘书长桑吉扎西老师热情帮助，与中佛协咨议委副主席、云南佛协会会长刀述仁老居士联系好，故首选云南作为纪录片的开拍地。

整理行装，一点才上床，迷迷糊糊躺下，就听见闹钟响，起床，脸也没洗，拖了行李出门。研究会请了一辆车，和殷书林主席、研究会办公室主任郭兵、融媒体主任刘辉、摄影胡治进、主持人杨旭一行乘车抵合肥新桥机场，坐7:45东方航空公司MU5478航班抵昆明天水机场。在云天之上，见到了久违的太阳，让人心中顿觉明亮。其实阳光总在，不过被云所遮，而人心总是被这些云所蔽。准点到达，与中佛协副秘书长桑吉老师汇合，又转机西双版纳，下午三点多，抵景洪市嘎洒机场。新冠疫情阴影尚在，一路需扫健康码进入。

总佛寺住持祐巴龙庄勐长老的秘书

都叫法师接机，住嘉盛华美达广场酒店。一路看高大的椰子树、棕榈树等，一派热带风光。天气忽阴，忽又见到太阳，忽又下起雨来。

州佛协阿扁秘书长请我们吃晚饭，在大佛寺旁，第一次吃傣族饭，颇有意思。南瓜嫩尖可作汤，薄荷、兰花生吃。鱼、肉皆烤吃，还有炸肉皮，很香。晚饭后，阿扁秘书长带我们去大金塔寺，说是帕祜巴罕听长老请我们喝茶。长老生于1968年，傣族，1983年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勐罕镇曼春满佛寺剃度出家。1990年前往泰国南奔府佛迹寺佛学院留学深造将近四年时间。现任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云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佛教协会副会长、景洪市政协副主席、景洪市佛教协会会长、法住禅林住持等。



夜幕下的大金塔

车子带我们在景洪市里穿行，过一座大桥，进入一景区，沿途两边多立大象雕塑。拐一弯，一座宏伟的佛塔出现在我们面前。塔高耸入云，上部金碧辉煌，塔之正面中部塑一高大站立佛像。天气已晚，华灯初放，被灯光装饰的大金塔愈加巍峨、灿烂。

塔之底层，隔出若干房间，有法师在给信众作开示。长老的会客厅在后面，请我们喝茶。与长老闲聊，谈及朴老对南传佛教教育的重视，约好采访时间，不便多打扰，告辞。

一法师带我们开后门，俯视其下，就是热闹的景洪夜市，灯火闪烁，人流如潮。

归宾馆，休息。

2020年7月18日 阴雨 星期六
在景洪市

阿扁秘书长专门为我们代雇了一辆车，师傅姓张，一早，按约定，桑吉副秘书长带我们至西双版纳总佛寺。

寺在闹市区，有高大门楼，三开，金、红色调为主，上竖很多小金塔。有匾，红底金字，上为傣文，下为汉字，为赵朴老所题“西双版纳总佛寺”。

在寺后的住持寮，我们见到了刀述仁会长。2001年，为以实际行动纪念赵朴老示寂一周年，刀会长率中日韩三国高僧到我县开展扶贫植树活动，一晃过去将近20年。刀会长今年已是82岁，也显得有些苍老了，一头白发，手拄拐杖，但精神矍铄，思维清晰。一见面，极为亲切，说到朴老，他说现在也拄个

拐杖，就是向朴老学习的。

又见到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云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佛教协会会长、总佛寺住持龙庄勐长老。长老于2017年曾率南传佛教僧人到太湖参加纪念赵朴老诞辰110周年活



殷书林为刀会长颁发聘书。

动，也是熟人了，热情接待了我们。

先采访龙庄勐长老，在楼上住持室。长老生于1960年，勐海县人，1973年披剃出家。四面墙上挂满长老与领导的合影，其中有赵朴老1990年到西双版纳与几位长老见面的照片。图中的赵朴老，满头银发，面容和祥，向几位长老行合十礼，让我感觉他一种出自内心的谦逊、和蔼。

长老在采访中谈到：

以前，每年去北京开会，办事，都要去看望赵朴老。没有他，也没有中国佛

教的今天。我们都非常怀念他老人家。记得1990年12月，他来到版纳，那时，我正住持老家曼垒佛寺，刀会长等领导陪同朴老到曼垒寺视察。当时，勐海地区教育很落后，当时农村受传统习惯的影响，儿童多数都去做和尚，学校的流失率严重。我觉得儿童受教育是个大问题，就骑着自行车，到处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宣传教育的重要。我在曼垒寺办了扫盲班，既让儿童教授佛教教育，同时接受国民教育。赵朴老来了之后，看到寺院建设和扫盲班，很是赞叹，专门写了一首《曼蕾（垒）寺》，诗曰：‘勐海曼蕾（垒）佛寺，一村文化中心。长老诲人不倦，村民修德亲仁。环视竹篱茅舍，感叹庄严绝伦。’赵朴老的这次视察，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也是赵朴老及各级宗教局、佛协的看重、培养，也才有了我的一步步成长。你们纪念朴老，开展这项工作，我是非常支持的……

接下来，刀会长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说：

在旧中国，南传佛教在中国佛教中得不到平等对待，被人歧视为小乘佛教，国民党也对少数民族另眼相看。只有到了新中国，少数民族和南传佛教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与其他民族、汉传佛教一样，得到平等、尊重的对待。因此，我们特别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感谢汉传佛教的老大哥们。

特别是赵朴老，曾多次说过，中国佛教三大语系，缺一不可。他在中国佛协成立工作报告中说到：我们的会是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宗派的佛教徒在人民政

府领导下，在爱国的旗帜下的一个联合组织。中国佛协成立，南传佛教僧人进入佛协领导层，南传佛教教务、教育、文化等工作受到政府重视，这在新中国成立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刀会长回忆起赵朴老来版纳视察：

“文革”对中国佛教破坏极大，云南佛教也不例外。改革开放后，赵朴老调我到北京工作，任中佛协副会长兼秘书长。我请赵朴老要支持云南佛教的工作，赵朴老爽快地说：好，我一定去。这便有了1990年12月赵朴老到版纳的视察，举行南传佛教工作会议。赵朴老在我心中，既是领导，更是一位长者。他到云南，我全程陪护，因为云南属高原地区，我让他多休息。各级领导来访不断，请他写字，我总是尽量挡驾，保证他的休息，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他带领中佛协工作人员乘飞机来到版纳，那个夜晚，他把我叫到房间，与我谈心，面授机宜，对我做好佛教工作启发很大。

赵朴老对召开南传佛教工作会议十分重视，提前很长时间到版纳各地视察，掌握一手资料。我陪他到了很多寺庙。我和几位长老根据南传佛教的实际，将版纳佛教分四个等级，由低到高为村、乡、县、州佛教，各设一个总佛寺，辖以下佛寺。景洪的总佛寺就是我取名的，我请朴老题字，朴老欣然同意，认为这个管理体系有智慧，有创见。应该说，现在这个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那天的南传佛教工作会议开得很隆重，省委统战部及有关部门领导，全省五个州南传佛教的著名长老和居士，版纳州

副处长以上干部都来听会。赵朴老认为，当时佛教落实政策工作，难点还在干部的左的思想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因此，赵朴老在会上讲话中，着重讲了三个问题，一是强调了宗教问题在云南的特殊性，指出宗教五性在云南尤其突出；二是强调从云南宗教实际，做好贯彻中央宗教方针政策工作；三是强调加强上座部佛教的自身建设工作。赵朴老站得高，看得远，一番讲话，使听者茅塞顿开，破除了一些左的思想，打消了一些顾虑。那天，赵朴老讲普通话，有些长老听不懂，赵朴老实在了不起，改用与云南话相接近的湖北话讲，大家基本都听懂了。州委副书记的讲话，更是直接针对干部讲的，都是希望大家认真领会、落实赵朴老的讲话精神。

这次会后，应该说，云南的宗教工作，特别是南传佛教工作确有很大的起色。不仅促进了云南佛教事业的发展，对其他宗教的发展也有极大的推动。

谈到赵朴老的为人，刀会长深有感慨：

赵朴老实在太伟大，我跟他身后，学得了不少的好东西。他看问题，从来都是从高处、大处着眼，不是为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他为人和善，有些老法师来汇报工作，常常讲得不得要领，但赵朴老从不打岔，总是耐心听完，并现场办公，将他们提出的问题予以解决。譬如对清定上师，有些话他不好讲，而是让我们转达，体现出他个人对上师的极其尊重。晚年的他常住北京医院，遇上佛协大事，他总是请假出院，来佛协开会，然后再回医院。

他给我写了很多条子，用这种方式领导佛协的工作。

2000年5月，赵朴老病得很重了。那时候，我每天都要去看望他，特别是最后半个月，几乎每天要去两次。赵朴老离世那天，我接到电话，赶到医院，握着他的手，他的手也握着我，渐渐在我的手中松开，永远离开了我们。我立即安排后事，将他的遗体送到太平间。第二天，成立治丧委员会，在广济寺，法师们举行诵经法会，是我第一个为他上香、点灯、磕大头。第二年，送赵朴老部分骨灰到上海海葬，这项工作也是我主要安排。忙完这件事，茗山法师又示寂，接下来又忙茗老的事……

刀会长讲了接近两个小时，不难感觉，他与赵朴老的殊胜因缘，他对赵朴老的深情厚意。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精力尚如此之旺盛，思维能这般的清晰，

我们也深表赞叹，并祝愿他健康长寿。

刀会长还带来了赵朴老当年在版纳的一盘录像以及赵朴老的一些手迹，提供给我们，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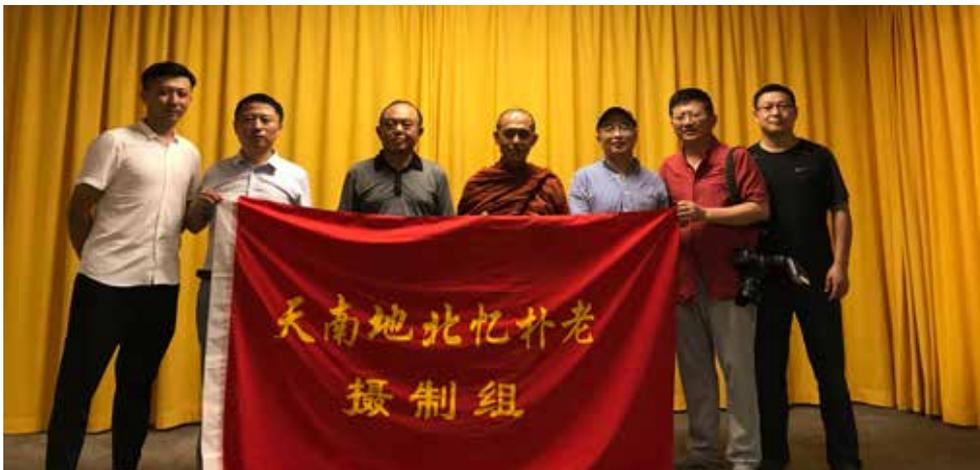
最后，我们与刀会长、龙庄勳长老等合影留念。

接近中午，阿扁秘书长请我们去附近一家饭店吃饭。更具正宗傣家风味，饭桌较矮，藤制，圆形，分上下两层，上层放菜，可转动，下层放各人碗筷。菜偏辣，胃口较重，却是适合我们胃口的。只是生菜偏多了一点，这点不太习惯。厅中还有很多桌吃饭的人，菜肴皆丰盛，但喝酒、喧哗者不多。

吃过饭，我们再回总佛寺拍外景。进大门，有大菩萨树两株，左边树为泰国诗琳通公主所植，右边为台湾星云大师所植，树高大参天。走进正殿，与我们汉传佛教大雄宝殿还是有区别，佛像



1990年，赵朴老到西双版纳，刀述仁会长（左三）陪同。



采访罕听长老。

供于一侧，前设礼拜区，须脱鞋进入。而另一侧可以自由活动，还设有法物流通区。出正殿，后左右有殿，不知名。多塔、佛像，不知其名。有末代宣慰使刀世勋先生墓塔。后面还有个御花园，10元一张门票。我出示我的伤残证，免费进去，园子不大，中有水池，池中有塔。溜上一圈，很快就出来了。

离开总佛寺，再往大金塔寺，去采访帕枯巴罕听长老。长老开会，让我们先拍外景，派了慧王法师带我们登塔。塔上及周围塑造各种造像，有兽身人面等。塔内正在进行装修，有门无窗，从旁边沿阶梯上，至四层，四角有门，门外有小片阳台。还可再上，但上面无门，故我们留在四层。站在一角阳台，可见整个景洪市景，四周皆山，景洪市在盆地中。山中白云缭绕，很是美丽。澜沧江穿城流过，水流平缓。市中楼房林立，造型新颖。下为景洪夜市，但现在是下午，无人。近处有古旧的民居，掩映于热带树木中，有城中村风味。四楼铺有

泡沫地板，中立一圆形神龛，最上层供佛血舍利。下立佛像、罗汉像等，信众在此参禅打座。拍摄完毕，下塔，采访罕听长老。长老谈及在赵朴老的重视下，南传佛教教育事业受到重视，又忆及自己到泰国学习深造的过程。长老送我们书、茶及小礼物。

出大金塔寺，已是黄昏，大金塔上的灯火已亮。抽空去寺旁的夜市转转，吃个简单的饭，七人仅花200余元。夜市极大，人极多，据云为亚洲最大夜市。卖各种东西，问价，皆很便宜。买衣二套。离去，回到宾馆，洗罢澡即睡。

2020年7月19日 雨 星期日 从景洪市到勐海县

下了整整一天的雨。

上午九点，再赶到大金塔寺，拍僧人托钵。为弘扬佛教传统，大金塔寺每周固定几日举行托钵仪式。托钵来自原始佛教，佛陀住世时，教导出家人托钵行乞，少欲知足、专心修行。出家舍离

世俗的家业、生产事业，经济的贩卖贸易，少事少烦扰，安心修行。透过最简单的托钵行乞获得食物、衣服、住所、药品等生活必需品，这是佛陀教导出家人修习少欲知足的最基础方法。

今天有微雨，托钵仪式在塔内举行。地上铺有两块垫子，有六七个妇女带着食品，跪立右边垫子。几个法师持钵、赤足，从外巡游回来。在左边垫子，一字儿排开，将钵置于肚前，开始诵经。诵经毕，接受妇女们的供养。妇女们跪着，双手托食物放于法师钵中。供养毕，法师们又诵了经文，仪式毕。法师们托钵回到厨房，我问一法师：“早餐就以这些为食吗？”法师答：“有些食用，有些供养别人。”今天之托钵，只是一种象征意义，但这种意义是重要的、必要的，即不忘佛教之初心。

一位尊者送我们上车。很惭愧，没

有记下这位尊者的名字，前天晚上就在大金塔见过面，据云是河南人，给我们开示佛法。

到总佛寺接到阿扁秘书长，陪我们前往勐海。汽车出城，便见山势连绵，山上长着成片成片的橡胶林、香蕉林。偶见一个村寨，有矮篷，亦有楼房。寨前有小片水田、甘蔗之类。据知，版纳一带农民多在家务农，很少外出打工，故不像我们家乡，田地大片抛荒。30年前，赵朴老坐着车，也应是沿着这条公路而行的。

途中有边防检查站，离缅甸已不远了，检查身份证，很快放行。进入勐海县城，路上上来宗教局的一位年轻工作人员小康，陪我们往云南省茶科所。茶科所在山坡上，大门边立一巨型茶壶。茶壶上有赵朴老诗句：“南行万里拜茶王。”茶科所办公室主任周玉忠热情



在云南茶科所。

接待了我们，请我们到屋内喝茶，向我们介绍茶科所情况，送我们书，我亦赠送自己著作《茶禅诗书赵朴初》。

1990年12月23日，赵朴老在刀会长等陪同下，来茶科所视察。赵朴老被茶界敬为茶圣，这主要是他对茶文化贡献之大。他写了近百首与茶有关的诗，还积极引进日本茶道，大力弘扬茶禅文化及茶道精神。当年，赵朴老亦有诗：

勐海县访茶叶研究所

其一

群山幅幅丹青画，画里行车应接忙。
满院藤花光照眼，主人云已到茶乡。

其二

我道茶人胜酒人，饮中无物比茶清。
乌龙屯绿留余味，又试滇南普洱能。

周主任带我们前往附近的茶马古道景区参观。景区借茶科所茶叶基地，另建茶马古道人文景观。景区中几乎无游客，有点萧条。我放飞无人机，拍下整个景区，可见大片的茶园。前两天在景洪市禁飞。

出景区，与周主任作别。穿过勐海县城，在一农庄吃饭，饭菜极丰盛。吃了很多未吃的东西，有一种苦果子，看似豌豆，吃来有一种苦味。饭中，县宗教局长来敬酒，以茶代酒，又云要去陪别的客人。有哈尼族歌手来唱歌，

要我们应和“色色色”，大约是干杯的意思，我们也只能入乡随俗了。

又往勐遮镇，参观曼垒寺，寺在村庄中间，正门要上一段很高的台阶，门边有棵巨大的菩提树。进寺门，亦是正殿，脱鞋进殿，殿中亦是佛像摆放左侧，右侧正在做佛事。有众多村民席地而坐，口中诵着经。中有一类似龕的设置，里面坐着一位法师，也在诵经。听说是村民为先人做超度，类似汉传佛教的经忏。不敢多扰，出殿穿鞋，打量寺院建筑，很多，我也不辨是何种殿寮。此寺为帕松烈龙庄勐长老出家之寺，赵朴老当年视察茶科所后，到此寺，对此寺极为赞叹，并留有诗。昨天日记有录，不复重记。

离开曼垒寺，即往回赶。中途至南糯山永存寨，为赵朴老当年访茶王之地。这里建有旅游点，有哈尼族文化展室。一名名叫嘎沙的女孩子为我们导游，参观展室，介绍哈尼族文化。谓哈尼族妇女以皮肤黑、屁股大为美，衣着以黑为主等等，颇为新奇。嘎沙是大学毕业生，



在永存寨采访。



采访王小川先生

回村创业。她领我们去看茶王树，茶王树在山上，沿着一条山谷走，谷中铺有木板。天还在下雨，山中阴森湿热。行约百米，即到茶王所在地，一棵极粗之茶树，围有铁栏杆，据云年龄已过800岁。茶树前摆有各种祭物，大约是人来此祭拜茶王。旁边的石头上，刻有赵朴老字：“南行万里拜茶王。”字全部用红油漆涂过，鲜亮耀眼。嘎沙接受采访，谈了当年赵朴老写此诗的事。

据读徐玉成老师文章，当年赵朴老获知南糯山有一棵1700岁的茶王树，非常敬仰，想来一拜。但那时山中无路，大家考虑赵朴老安全，不让其上山。赵朴老只能遥拜了。当地人请赵朴老留下墨宝，无宣纸，只找到普通白纸，赵朴老写下这一行诗。后来，赵朴初补为一首七绝：

问年已近二千岁，黛色参天百丈强。

坐看子孙满天下，南行万里拜茶王。

当地人告诉我，赵朴老当年得知的那棵老茶王树不幸已经作古，今天我们所见的那棵茶王树，只是老茶王树的子

孙。

赵朴老南行访茶，拜茶王，无疑，为中国茶文化添了一段佳话。许多游客，就是冲着赵朴老的这句诗，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朝拜茶王。

山谷中设有茶室多处，嘎沙带我们入室喝茶。茶极香，尤其是绿茶，不愧产名茶之乡。自然，我们也得买点她的茶叶，有点贵哟。

2020年7月20日 雨转阴 星期一
一 参观佛学院、曼春满寨等

吃过早饭，即到大佛寺云南省佛学院景洪分院。大佛寺就在宾馆旁边，远远可望半山腰一尊金色佛像，山顶一片黄墙尖塔。据云这是企业家开发的，将里面佛寺交办佛学院，其余仍属企业，有佛教商业化之嫌。

佛学院里环境优雅，绿树草地。只有一个班的学生在上课，班主任都宰龙叫法师接待我们。法师们年龄皆不大，学习英语、数学，好像在准备中考，没有时间详细采访。殷主席向佛学院赠送佛像，匆匆离去。

去景洪市区，拜访原云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王晓川先生。1990年，赵朴老到云南，年轻的王副部长全程参与接待工作。退休后，王先生在版纳办教育。他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回忆起当年接待赵朴老的情景，说到与刀会长同

样的话，赵朴老这次版纳之行，对边疆地区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关于落实宗教政策触动很大。原来总佛寺很小，与旁边的公园仅一墙之隔，想发展困难重重。赵朴初在版纳举行会议后，总佛寺落实政策工作进展顺利，建起了殿堂，还接受了泰国赠送的佛像，在宗教、民族和边疆事业中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王先生也是一位书法家，在书法上，亦得到赵朴老的亲身教诲。赵朴老与他谈到，字形是自己的，但运笔却是要学习的，与个人的学养深厚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使他很受启发，为后来学习书法指明了方向。非常遗憾的是，当时找赵朴老求字人太多，他怕赵朴老太累，不敢求字，故没能留下一张赵朴老的墨宝。

王先生与我们也是有缘份的。谈到其父亲王捷三，河北唐山人，八路军129师老革命，曾随大军到过安徽，任过庐江县书记、独立团政委。后到云南工作，曾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

阿扁秘书长陪同我们去曼春满佛寺，进一步了解南传佛教的发展情况。



沿澜沧江而行，一路山清水秀，云遮雾绕。至傣族园，这里应是一个大景区，需扫码，带口罩，门票60元。进园，有观光车，带我们至曼春满村曼春满佛寺前。寺前有广场，广场边围满店铺。曼春满，在傣语中即为花园的意思。传说景洪宣慰使曾经派人到此栽花，后来发展成为村寨，故名曼春满——花园寨。



曼春满寺

以曼将、曼春满、曼乍、曼听、曼嘎5个傣族村寨组成的傣族园，以曼春满佛寺为核心，充分展示了千年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神秘奇异。曼春满佛寺在东南亚享有盛名，每年的重大佛事活动期间，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西双版纳等地的僧侣和信教群众都要云集曼春满佛寺举行朝拜和诵经活动。因此，这里的香火旺盛。

我和殷主席跟着桑吉副秘书长进寺。客厅设在寮房前，对着一处天井，天井里种着各种荷花，清幽而美丽，极适合于小坐、喝茶。寺住持都罕约法师热情请我们喝茶。茶是古树茶，我不懂茶，但能感受那茶的先苦后甜及淡淡的清香。中午已到，去附近一家饭馆吃饭。看这里傣州民居，为木制，二层，用木头支起，下层放杂物，关牲畜，上层住人。饭馆也是典型的傣州民居，一个通间，四周皆空，一江夏水，从不远处流过。饭食亦极具地方风味，烤鱼极好吃，结账价钱也不贵。

饭后，坐观光车绕园转了一圈，但见这里发展旅游业，家家还是很富足的，很多人家盖有两层楼房，办起了客栈。绿树成荫，鲜花成畦，环境极其美好。

赶往葫芦岛热带植物园。植物园位于动腊县勐仑罗梭江畔的葫芦岛，距



1990年，赵朴老手植的菩提树。

景洪市96公里。它是由中国著名的植物学家蔡希陶创办的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的所在地。该园占地1.5万亩，海拔570米。经过40多年的努力，现已建成以热带植物开发利用为中心，进行国内外热带植物引种驯化、保护和推广的重要基地。现已栽培了3000种国内外的热带植物，建立了12个专类区，其中有1700种是本地热带植物，并且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科研成果。它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荟萃中外热带、亚热带植物的宝库，也是一个大花园式的游览胜地。

坐观光车进园，园中绿草如茵，鸟语花香，美不可言。因阿扁秘书长先联系过，园中派了一位导游小妹阿玉带我们参观。1990年，赵朴老来游热带植物园，写有：

葫芦岛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罗梭江上葫芦岛，热带园林远近闻。

绝代珍苗能续命，知音小草亦多情。
艰难创业思希老，继述宣劳烦群英。
学究天人无止境，会看寰宇庆成功。

应植物园领导之请，赵朴老还在园中栽有一棵菩提树，亦有诗记其事：

来种菩提大有缘，他年枝叶荫南天。
景洪胜景逢佳兆，智慧花开富果园。

阿玉带我们去找赵朴老所植菩提树。路边有池塘，塘中铺满王莲，莲叶如我们家铺篮一般，可坐小孩子。塘中另收费，可带小孩子去坐，拍照。路边，看到赵朴老当年种下的菩提树，已高大参天，须仰头才望其顶。旁边立有石碑，红底，上书“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手植一九九〇年十二月”我们拍照留念，并让阿玉讲述其事。我拾起一片落下的枯叶，大过巴掌。想起赵朴老的诗，现在这棵树真正是“枝叶荫南天”了。亦愿如赵朴老所说，智慧花开，富果园，富云南，富我们的国家。

树旁有门，进去，有傣家水井，再往前走有房屋，为植物文化馆，介绍热

带植物，及与植物相关的文物，如贝叶经之类，以前只在书中见过，当亲眼目睹，自然感觉大不一样。有望春树，为世界生长最高树木，其种子上还长有如螺旋桨类的东西，阿依告诉我们，此树种子过大，落下易摔碎，故长出这种螺旋桨类的东西，可以降慢种子落下的速度，保护种子，真是感叹植物亦很聪明，谁说它们只是无情之物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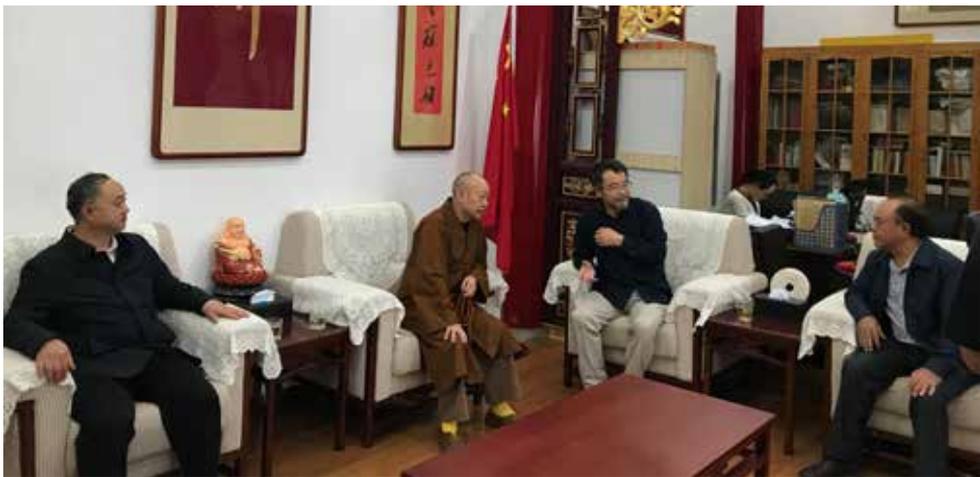
换了几趟观光车，到植物园行政区，又见赵朴老题字，刻在墙上，曰：“唯实求真，协力创新。”不知何时所题，大约为赵朴老1995年后的手迹。

出园，回到景洪市，天已黑了。景洪的采访任务，基本完成。

2020年7月21日 雨 星期二 从版纳到昆明

清早，张师傅开车，送我们往机场。

七点二十的飞机。我起飞即睡，一觉醒来，已是昆明天水机场了。两位老乡开车来接机。桑吉副秘书长已联系云



在云南省佛协，采访淳法法师和康副会长。



南佛协，住圆通寺旁的连云宾馆。

好个春城，穿一件汗衫显得有些寒意，好在还带了一件衬衫，套在外面。宾馆中的桂花树开花了，一片浓香，乍感觉中，似在秋天。

中午，云南佛协驻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康南山等请我们在连云宾馆内餐厅吃米线。先喝一碗果汁。各人两碗不同的米线，一格生食，有鱼、肉、虾、蛋等，再端来一大锅类似炉子所装的热汤，将米线、生食倒入其中，以热汤泡熟生食。另还点了几盘菜。如此吃法，颇为新奇，记得若干年前，和媛媛几人到昆明，黄彬兄也曾请我们吃过这样的米线。连吃带喝，肚子已经有些撑了，实在再装不下，还剩下小半锅汤。想来这一人消费，决非小数目，感谢主人的盛情了。

确实吃得有点撑了，和殷主席、郭兵步行去附近的翠园看看，园子很美，荷叶田田。刘辉他们去弄电池。从家带个大摄像机，电池超过规格了，在合肥不准带上机。到版纳，找当地电视台借

了两块。到昆明却借不到，专卖店又没现货，这可急坏了我们。幸有人提醒，可在京东店铺试试，果然找到现货，且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真是赵朴老保佑，一切无碍。

下午三点，前往圆通寺。这是我第二次到圆通寺了，又记起几年前黄彬兄陪我们来圆通寺，见过淳法大和尚。时间匆匆，人生总在流转离合中，此时黄彬兄远在地球之另一边。寺中正在整修，过庄严的“圆通胜境”门，进右边小屋，为省佛协办公地，康副会长热情接待了我们。正中有小客厅，墙上正中挂赵朴老书、南京刻经处用金线所绣的大佛字。1998年云南省五届佛代会召开时，赵朴老正在病中，特托副秘书长倪强参会，并带此字为贺礼。两边对联，为云南省佛协副会长、圆通寺方丈淳法法师所书。左边为刀会长办公处，桌上有刀会长与赵朴老合影，还有印刷的赵朴老所书“多闻多思”。此条幅，2005年我曾在北京广济寺买过一幅，不至现塞在家中何处。

右边为佛协人员办公处。客厅对面的围墙上，挂有对联，镌有赵朴老所书：“信知此土有深源，圣教三车独得全。”算不上严格意义的对联，应算是赵朴老的一句诗。1998年，中国佛教协会庆祝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赵朴老作有《中国佛教二千年志庆》：“信知此土有深缘，圣教三车独得全。誓续慧灯无尽际，时轮再转二千年。”此中“圣教三车”，出自《法华经》，经中有羊车、鹿车、大白牛车之喻，赵朴老在此处借喻中国佛教汉传、藏传、南传三大语系，表达了对三大语系佛教的同等重视。不过，我还是有个疑问，此匾上标有“一九九〇年十月于昆明”，1990年10月，赵朴老应在福建视察，而不在昆明。另，此诗应写于1998年，此字风格，亦不像1990年之风格，而更贴近于1998年风格。这个“一九九〇年十月于昆明”，是否另有说法？可惜当时忙，忘了求教一下康副会长。



大理崇圣寺

稍坐，大雨滂沱。淳法法师冒雨过来，今天是农历初一，来寺进香人多，他是抽空来的，接受我们的采访。大和尚说：

赵朴老不仅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也是一位世人共同敬仰的大德，我个人也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因缘。1982年，改革开放，佛教事业得以恢复，佛学院也重新恢复招生，我非常有幸作为恢复招生后的首届学生。那时赵朴老担任中国佛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对佛学院的教学时刻记挂在心。一有空，他老人家就来到院里，给我们上时政课，还亲自教我们书法。他一来，给我的感觉是如沐春风，让我感受一个长者的和蔼、慈祥。在佛学院读四年书，见过赵朴老有几十次吧。每次见到我们，虽然我们只是学僧，而且年纪小，但他是那么谦虚，总是站立一旁，给我们合十，为我们让路，表现出在家人对法师的礼敬，让我们都感到不好意思。

毕业后，我回到云南，1990年住持圆通寺。每次赵朴老到云南，都要到圆通寺，在寺里开会，指导云南佛教工作。开会时，他讲话声音不大，偏慢，显得很谦逊。他善于听取他人意见，集思广益，与政府及相关部门进行最好的对接，使一些问题能够得到圆满的解决。

我爱好书法，最早就是受到赵朴老的影响。赵朴老给云南留下十几份墨宝。他老人家是一流的人，也是一流的字。他幼承家学，书法功底很深。写字有两个方面，一是技巧，一是综合素质的体现。赵朴老人品、道德、文化的修养都是极高的，使得他的字远远超过一般的人，有一

种独特的气质。提高综合素质，这也是我们爱书法的人应该去努力达到的。

接下来，采访康副会长。康副会长说：

赵朴老是中国佛教史上非常了不起的大居士，对中国佛教发展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对我们云南上座部佛教更是做出了无量功德。1990年，他来版纳召开上座部佛教工作会议，提出五点希望和建议：一是健全州县佛协组织；二是提高僧人素质，培养中青年僧才；三是健全南传佛教教务管理体制；四是制定南传佛教寺庙管理办法和有关规章制度；五是加强南传佛教学术研究。这五点，对于做好南传佛教工作，很有效果，对我们特别受用，按照他说的去做。如人才建设方面，1990年、1995年，我们先后送出多位法师到国外留学，在总佛寺办起佛学院；在制度建设，我们先后制订了《南传佛教教职人员认定办法》《南传佛教重点寺院住持认定办法》等。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赵朴

老组织南传佛教法师到祖国各地参观，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南传佛教的地位，也让这些僧人开阔了眼界。他还组织佛牙舍利到版纳接受供奉，对版纳宗教、民族工作都有极大的促进。有些工作我们还没做好，我们要记住赵朴老说的这五条，推动云南佛教工作再上新台阶。

结束在圆通寺的采访。大益茶业的一位刘总是桑吉老师的朋友，请我们在连云宾馆吃晚饭。这位刘总虽是女性，但颇有男人的爽直、热情，老家也是安徽皖北人。感谢她了。

饭后，和殷主席、郭主任到街上走走。

2020年7月22日 阴转晴 星期三
从昆明到大理、鸡足山

为进一步获得纪录片的素材，了解赵朴老对云南佛教的重视，云南佛协的几位领导建议我们往大理、丽江拍摄采访，并为我们联系了那边的寺院。



在鸡足山祝圣寺

我们找老乡，雇了一辆车，师傅姓蒋。吃过早点，一行人上车往大理。同行中有人去过，对我来说，尚是首次，颇觉新奇。我特别喜欢这种坐车的远行，可以见到一些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未必看重行程的目的地。一路山不高，山上树木也不多，偶见人家，有藏族民居的风格。

约一点，到达大理，远望洱海，山下的一泓淡蓝的净水，还有崇圣寺的三塔。天气转晴，白云朵朵。那白云颇有意思，卧在寺后的高山上，有些懒散似的。到崇圣寺，大理佛协秘书长王鹏程和一位小李等候我们多时。王秘书长有事，派小李陪同我们，先去斋堂用餐，几个素菜，十分清爽而美味。斋毕，即投入拍摄。

崇圣寺，东对洱海，西靠苍山。历史上这里有大理国，9位大理皇帝曾在



在鸡足山金顶。

崇圣寺出家，在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称为“天龙寺”。崇圣寺曾以五大重器（三塔、南诏建极大钟、雨铜观音像、三圣金像、“佛都”匾）闻名于世，但崇圣寺与另外的四大重器均毁于历代的战火及自然灾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重建崇圣寺被提上日程。2003年，重建工程动工。2005年4月22日，总投资1.82亿元人民币的崇圣寺重建工程全部竣工。后面之寺为崇圣寺所有，住持崇化大和尚，今天去昆明办事了。前面以三塔为主，为景区所有。

时间匆忙，来不及作细致参访。登上寺后观音殿，整个大理尽收眼底，洱海耀金，楼房林立。又往三塔景区。三塔高耸，原来只在书上见过，今日面谒，更生敬仰之心。三塔由一大二小三阁组成，始建于南北朝。大塔又名千寻塔，当地称它为“文笔塔”，通高69.13米，底方9.9米，凡16级，为大理地区典型的密檐式空心四方形砖塔。游客不少。小李又带我们到旁边一水塘边，能见三塔倒影，风光极美，赶紧拍照留念。

今日崇圣寺，亦是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之产物。想赵朴老当年为落实政策，四处呼吁、奔走，许多寺院由此得以尽快恢复。崇圣寺重视文化，近年多次举办佛教文化研讨会。景区，有赵朴老书法石刻多处。王秘书长还集了若干赵朴老字，与寺院相映生辉。

离开崇圣寺，赶往鸡足山住。过大理古城，停车去溜了一圈，虽名古城，却似新建，皆为店铺，觉得没啥味道。沿洱海边缘走，又往山里，路边种植大



采访果清法师。

量冬桃，已挂桃，皆用纸包裹，还有葡萄等。日落时，赶至鸡足山下鸡足山镇。远望鸡足山，只是侧角天柱峰高耸的楞严塔，宛若一支笔插在山上，其他山形也不觉什么特别，林木之中，能见若干寺院，我反复看，也看不出如何是鸡足形状。

康副会长已与我们联系祝圣寺方丈宏盛大和尚，也不在家，委托一位欧居士与我们联系。欧居士为我们订了福缘客栈，在镇中沙址村。客栈在村中并不显眼的位置，进门，见过客栈主人小寸。他是白族人，精干憨厚的一个小伙子，等候我们多时，安排我们住下。客栈花木扶疏，还养了两只活泼小松鼠。客房在楼上，共四层，干净宽敞，颇合心意，而且价钱便宜。

住下来，到楼下喝茶。瓦罐、瓦盏装茶，简单却不乏情趣。小寸还为我们端来梨子、葵花籽。我血糖高，梨子不敢吃，磕几粒葵花子，甚香。晚饭端上来，主菜为鱼，麻辣。另有腊肉，与我

们家乡风味差不多。饭后，和殷主席、郭主任到镇上走走，一直走到洗心亭。公路正中，很大的一座亭子，还有一个高大的净水瓶雕塑。许多人聚于此，问之，乃接客。今年疫情影响，游客甚少，生意难做。往镇区走走，人甚稀少。回到客栈，洗浴即睡。

2020年7月23日
阴 星期四 从鸡足山到丽江

六点起来，小寸老婆为我们准备了米线。吃罢，小寸带我们进山门。

鸡足山在云南宾川县，为东南亚著名佛教圣地，素有“鸡足奇秀甲天下”“灵山佛都、旅游胜地”“天开佛国”“华夏第一佛山”等美誉，以“四观八景”的奇风异彩名冠于世，为中国佛教八小名山之一。鸡足山是佛教禅宗的发源地，两千多年前释迦牟尼大弟子饮光迦叶入定鸡足山华首门，奠定了它在佛教界的崇高地位。元、明两代，形成了以迦叶殿为主的8大寺71丛林。鼎盛时期发展到36寺72庵，常驻僧尼达数千人的宏大规模。鸡足山历代高僧辈出，唐代的明智、护月，宋代的慈济，元代的源空、普通、本源，明代的周理、彻庸、释禅、担当、大错、中锋，清末民初的虚云等都是声闻九州的大德高僧。

至山门，三开重檐建筑，谈不上高大。正面横额为赵朴老题字“灵山一会”，

横额上有竖额“地涌化城”。绕到门后，亦有横额“灵山一会”，竖额“天开佛国”，都为赵朴老所书。

三弯九拐，至祝圣禅寺。从后门入，有大片空地，古木很多，不知是否因去年天旱，枯死不少。欧居士和宏藏法师在客堂接待了我们，陪我们参观拍摄。门外墙上有白底蓝字“祝圣禅寺”四个庄严圆润的大字，为赵朴老书。赵朴老未到过鸡足山，其题字均由刀会长请题。

天王殿亦为赵朴老题额。过天王殿，大雄宝殿亦用赵朴老题额。宏藏师父还带我们参拜了后面的虚云纪念馆等。祝圣禅寺是鸡足山名寺，为虚云老和尚中兴建设。原名迎祥寺，建于明朝，后破败。光绪三十年（1904），虚云老和尚先后应昆明筇竹寺和大理崇圣寺的邀请，到两所寺院讲经传戒。结束后，便在当时云南提督李福兴的帮助和宾川知县的邀请下，来到他向往已久的佛教圣地鸡足山，并住进了早已无人居住的迎祥寺。为了重修寺庙，虚云老和尚在开始接待四方朝山者的同时还亲自外出募化。光绪三十二年（1906），老和尚赴京请领清宫内务府所刊的藏经《龙藏》，不久得到光绪皇帝的恩准，除钦赐《龙藏》外，还御赐紫衣、钵具、玉印、锡杖等，同时对迎祥寺加赠名为“护国祝圣禅寺”，封赐主持虚云为“佛慈洪法大师”之号。寺多为旧建筑，古色古香，和江西云居山真如寺颇有相像之处。

欧居士亲自驾车，送我们至索道站。我们乘索道登金顶寺，为鸡足山主峰，海拔超过3200米，怕有高山反应，不

敢剧烈运动。至寺中，四面悬崖峭壁，白云缭绕，宛若仙境。在山脚就能看到的楞严塔建筑雄伟，通体灰白，外观极似崇圣寺三塔的千寻塔。

进客堂，果慈法师接待了我们。一聊起来，这果慈法师还是九华山佛学院毕业的，曾住上禅堂。果慈法师介绍，楞严塔建于明朝，原名光明宝塔，毁于康熙年间。民国十八年（1929），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游鸡足山，应僧人请求，捐大洋50万元，在光明宝塔原址建楞严塔，1932年动工建设，1934年建成。想想，这些建筑材料如何运上山来？建塔者的力量和智慧，不能不让我赞叹。

匆忙离去。欧居士复开车到索道站接我们。我们开车下山，山脚下有“九莲寺”，为尼众寺院，亦为赵朴老题额。事先与住持果清法师联系，法师安排了午斋等候我们。知客师宽沁法师陪我们用斋，素食做得极好，荤菜不仅形似，而且味道颇美。中有一碗“蒸鸡蛋”，试舀一勺，极似咸鸡蛋味。我正疑惑，寺中如何吃鸡蛋，宽沁法师告我，此乃用南瓜籽做成。宽沁法师到此寺不久，言及走过许多地方，觉得这里闹中取静，气候凉爽，又乃祖师道场，是修行的好地方，便安住下来。

用斋毕，殷主席他们到寺里转转，我在客堂陪果清法师聊天。果清法师个子不高，戴副眼镜，斯文雅致，说话也很直道。九莲寺亦是鸡足山中名寺，建于明代万历年间，著名画僧担当曾住于此。1997年由常应法师住持重修。现办有云南佛学院尼众部，果清法师现任云

南省佛协副秘书长、云南佛学院尼众部教务长、大理州佛协副会长兼秘书长、大理州政协委员。

果清法师十分谦虚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她说：

我小时候，就是读赵朴老《佛教常识答问》知道佛教的，这本书成为我走入佛门的启蒙书。我在闽院读书时，有一天，听说他老人家要来看望我们。那天，他走进教室，向我们合十，是那么慈祥、谦虚。我就坐在教室的前排，与他离得那么近。非常遗憾的是，也不知要和他合个影。赵朴老很重视佛教教育，他说过，第一是人才，第二是人才，第三还是人才。这句话，至今勉励着我去努力做好佛教教育工作。云南的佛教教育在赵朴老极其重视下得到极大的发展，目前在我寺办有尼众班。我们一定要继承赵朴老遗志，在党

和政府的领导下，推动佛教的健康发展，为实现中国梦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果清法师客气，还赠我们茶叶，送别我们离寺。

下午抵丽江，明天采访东巴仲宝活佛。住金恒国际酒店，天将黑，步行往丽江古城走走，在古城吃点晚饭。人极多，可谓摩肩接踵，都是购物的。买了一些花饼之类的小物，出古城，打的回来，休息。

2020年7月24日 晴 星期五
在丽江采访东巴活佛

九点，一位叫阿文的小伙子来接我们。阿文，山东人，英俊高大，温文尔雅，在丽江开有客栈。他带我们去文峰寺。这是藏传佛教寺院，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藏传佛教，感觉满是新奇、庄严还带点神秘。

车子出了城，往山上去。在高耸起的文笔山半山腰，有一片金碧辉煌的建筑。山中有一岩洞，是第八世噶玛巴·弥觉多杰指认的金刚亥母灵洞，被赞为南部瞻洲第一灵洞。拿起手机百度一下，金刚亥母藏文名为多吉帕姆。她是一位女性神祇，其神格较为复杂。在藏传佛教噶举派中，她为女性本尊之首，玛尔巴、米拉日巴、冈波巴等诸位大成就者均依止她为本尊。

天气转晴，碧天如洗，阳光和暖，并不燥人。整个丽江尽收眼底，房屋不可计数。远处群峰，罩于白云之中。据说，玉龙雪山就在那白云之中，可惜无缘一见了。



采访银巴嘉措金刚上师。

阿文带我们去见银巴嘉措金刚上师。上师为我们献上哈达，和我们谈及赵朴老，对赵朴老赞叹不已。听说寺院里住了不少闭关的僧人，闭关时间长达三年三月三日三时，此处应是一处极好的修学道场。参拜了灵洞。灵洞被石头垒起，据云举行法会时就会打开，供信众参拜。

下山，山脚上有文峰寺，此寺建筑倒是颇像汉传佛教寺院。门前悬竖匾“文峰寺”，为赵朴老所书。此字亦是刀会长所求。因为时间太紧，没有进寺参拜，匆匆别去。

阿文又带我们去指云寺，行约数里。入寺，好一座巍峨、富丽的殿宇，气势非凡。正殿涂成白色，侧殿涂成红色，四周寮房则以黄色调为主。一位喇嘛为我们献上哈达，导观佛寺。殿旁檐下有巨大的转经筒，入殿，殿中极其宽大，供有佛像。与汉传佛教寺院一样，佛像对大门，侧边还供有其他佛像，不认识。我的藏传佛教知识几近空白，有待学习补充。四墙壁上绘有壁画，真是精美绝伦。陪同我们的喇嘛告诉我们，请了20多位画师，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才绘成。寺中还办有佛学院，学僧已经下课，偶见几位喇嘛，裹着深红或者深绛的僧袍，与多彩的寺院形成极好的搭配，显得极其庄严、美好。

离开指云寺，阿文带我们去附近一家农家乐吃饭。匆匆吃完饭，阿文带我们去采访东宝仲巴活佛。活佛现为中国佛协副会长，丽江市政协副主席。我们小心走进他住的精舍，眼前的活佛身材

魁梧，用汉话说，可谓一表人才。见我们，毫无半点架子，极其客气，为我们献上哈达。我们要赶飞机，时间不早，架好机子，由我主持采访活佛。

活佛用非常标准的普通话说起赵朴老：

赵朴老是我们中国佛教伟大的领袖，他对于三大语系佛教的共同发展，做出了无量功德。他构想的“黄金纽带”、宗教和平会议等，把佛教推向了世界，得到广大佛教徒的认可。他高度重视僧才教育，对藏语系佛教教育更是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是我们公认的维摩诘菩萨，是我们藏传佛教中文殊菩萨的再现。我本人也是在赵朴老关怀之下成长起来的，正是在他的重视下，中国佛教办起各种佛学院，使我在佛学院藏语专科班学习。今天，我能进入中国佛教协会领导班子，这与赵朴老一向对三大语系佛教的同等重视是分不开的。我们丽江佛教也得到了他极大关怀，为我们题写了文峰寺、指云寺等墨宝。

我问：您见过赵朴老吗？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我的提示勾起了活佛的回忆。他说道：

是的，记得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天，我们去见赵朴老，是在广济寺。一见面，只见他双手合十，给我们鞠躬。我们要给他顶礼，被他拉住了，无论如何不要我们顶礼，说我们都是大法师，不可向他顶礼的。我对赵朴老说，您给我传个法吧。赵朴老笑笑，我没有法传。在我一再要求下，赵朴老说，那我就传个心经吧。



采访东宝·仲巴活佛。

他以极其恭敬的姿态，给我念诵了心经。临别，我求他的墨宝，他给我写下“东宝仲巴吉祥”几个字，等我找一找，就把照片发给你们。

我们分别与活佛合影。合影时，活佛比我高出许多，感觉他的手，挽在我的肩上，有一股亲切如暖流般流过身子。

因赶飞机，匆匆别去，活佛送别我们。车子开出很远，我还沉浸在活佛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慈悲之中，是那么真切、动人。

赶到机场。坐西部航空的飞机。行李箱不大，但也不准随身携带，须办托运手续，每公斤16元，一个行李箱运费200多元，早知如此，在丽江找快递寄了就好。登机，整整晚点一小时才飞。机上，却不提供任何食品，空姐推着食品车在机上叫卖，价钱贵得出奇。这也是我第一次遇见在机上售货。

九点多，才到合肥，坐上回程汽车，雨下得很大。去年安徽大旱，今年安徽又受严重水灾，天之灾，与人祸也不无

关系，人应当忏悔。饥肠辘辘，进服务区搞点吃的，却早已下班，只能吃碗方便面了。到家已近十二点了。

此行，可谓收获甚丰，更加真切地体会赵朴老的丰功伟绩和高风懿范，也借他的机缘，走访云南许多地方，增长不少见识。幸甚此行。

二、湘行日记

2020年8月7日 晴 星期五
从太湖到长沙

郭主任联系好圣辉法师，约好本周日接受我们采访。

上午，在家收拾行李。午饭后，和殷书林副主席、小张、电视台小胡、小梅等乘车往湖南。另有宣传部李加生部长带刘辉、叶玲玲等同行。

经九江，过通山、平江抵长沙。天色已晚，万家灯火。堵在城中，至八点多，才到湘江边的麓山宾馆。麓山寺方丈永兴法师已等候多时。住下，和小张去找饭店，却不好找，找到一家大排档，点若干菜，结账居然要800多，委实不便宜。

回来，洗澡，睡下。

2020年8月8日 晴 星期六
从长沙到韶山、南岳

一早，往南岳拍外景。顺便去韶山。韶山我是第四次到了。去年初夏，

到南岳参加“慈悲心家国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华诞暨纪念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80周年系列活动”。活动结束后，和黄老师等几人随九华山佛学院毕业学僧到韶山朝拜伟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为了节约门票钱，我们几个来过韶山的人不打算进去了，就在景区外面等，由胡治进几人进去拍照。

作为党的亲密朋友，赵朴老一生对毛主席极其崇敬和忠诚。1949年，赵朴初作为政协宗教界代表，追随毛主席等党中央，参与了缔造新中国的大业。五十年代，他曾陪同毛主席会见国际宗教界友人。1965年，毛主席为他的三首散曲取名《某公三哭》，使赵朴初一夜名传天下。赵朴初曾作毛主席诗词鉴赏，被世人传诵一时。1976年，毛主席逝世，赵朴初写下多首怀念之作。

1961年，赵朴初曾随全国政协委

员来韶山参观，他写下《天香引·访韶山》：

几曾逢如此山川？尽迎前，峰拔英姿，溪吐温言。步绕池塘，手摩几案，神往当年。誓永世追尘策马，举红旗破浪扬帆。自庆何缘，喜事联翩。去岁延安，今日韶山。

1993年，韶山兴建毛主席诗词碑林，赵朴初应请写下毛主席悼母亲两首对联：“春风南岸留晖迹；秋雨韶山洒泪多。”“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何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胡治进拍来碑林照片，算是欣赏了赵朴老书法，白石红字，非常醒目，字迹端庄严谨，对领袖之爱浸透其中。

中午抵南岳，南岳佛协明月法师热情接待了我们，在祝圣寺午斋。今天恰是农历六月十九，为观音菩萨成道日，来寺敬香者甚众，至午后仍然十分热闹。



在南岳佛教协会采访。

斋后，明月法师陪我们去寺后拜谒明真法师墓塔。

明真法师（1902-1989），湖南进步高僧，深得赵朴老器重。新中国成立后，赵朴老调明真法师到中佛协从事佛教教育工作，任中国佛学院教务长。“文革”后，明真法师作为赵朴老得力助手，为恢复中国佛教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明真法师佛学修养深厚，著述甚多。

2012年，我曾应南岳佛协之请，来过南岳，参加纪念明真法师110周年诞辰活动。记得当时就是在祝圣寺举行的纪念法会，由圣辉法师主法。

墓塔在寺后，青青竹木之中。墓塔后有赵朴老题联：“弘教弘禅，高标一塔尊南岳；爱民爱国，丹心万古护中华。”联语给明真法师极高的评价。我们向明真法师敬礼，欣赏了赵朴老的联语。明月法师又带我们参观寺院，参观了“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事迹展馆。1939年，为支持抗战，南岳佛道教徒在时任国共合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副教育长叶剑英的启发下，在祝圣寺成立了“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爱国组织。叶剑英在成立大会上作了《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讲演，使佛道教人士倍受鼓舞。周恩来总理曾为之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这是南岳，也是中国佛教一段光荣的爱国历史。

明月法师又陪我们去大庙。和明月法师谈起《磨镜台》杂志，那年来南岳，《磨镜台》刚刚创刊，给刊物写过一些小散文。去年在九华山黄老师处，还看到一本《十年磨一镜——〈磨镜台〉十

周年文选》，选有我几篇文章，正好去南岳佛协索讨一本。明月法师客气，立即与编辑广初联系，从电话中得知，广初似乎是知道我的，很客气请我们去作客。我听广初这名字，想大约是一位法师吧。

大庙是南岳一组著名建筑群，始建于唐，有九进四重，一边为佛教道场，一边为道教道场。信众很多，挤满佛道殿堂，虔诚礼拜，在院内烧香，香灰都积成了山。我们见到，“圣公圣母殿”、“观音殿”皆为赵朴老所题。

到了南岳佛协，见一个圆脸、文雅、戴着眼睛的女士迎接上来，原来她就是编辑广初，虽是初次见面，却似相交已久。在佛协办公室，广初老师热情接待了我们，泡茶，赠送我们书。

时间不早，已是三点多了，告别明月法师和广初老师，离开大庙，拟上南岳，却告知车不能上去，只能搭乘景区专车。而排队进山的人，还有很多。这样算来，如果上山，不到七八点也无法下山，只好作罢，返回长沙。山上有赵朴老题字“南岳衡山”、“磨镜台”等，可惜这些内容无法拍到了。

回到长沙市，天将黑。吃过晚饭，和大家外出散步。上湘江大桥，从桥中部下，即到橘子洲。20多年前，跟阳部长几人到长沙，曾到洲上一游，可惜没有留下任何印象了。夜色的橘子洲，虽经疫情，游客还是很多。跟随游客，坐了一趟观光车，一直走到洲那头，见到巨大的毛主席青年像。复坐观光车返回，步行回酒店休息。

2020年8月9日 晴 星期日
到麓山寺采访圣辉法师

上午八点，永兴法师派人来接，经过几道拦岗，终于来到麓山寺，车停后门。

永兴法师来接，过斋堂，进入后面一小楼，楼上几间屋，为圣辉大和尚所住。

去年随九华山佛学院毕业学僧来拜见圣大，圣大住在楼中间。去年11月，圣大为维护《汉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办法》的严肃性和培养接班人的迫切感，主动提出离任麓山寺住持一职，推荐永兴法师继任方丈。他也便搬到这里居住。

圣大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李部长与殷主席向他汇报了太湖县纪念赵朴老的相关工作，圣大对这些工作予以肯定，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圣大总是那么热情，为我们送茶叶、佛珠等，和我们合

影留念。来找圣大的客人不断，圣大迅速处理好他们的事，全身心接受我们的采访。

感觉中的圣大，是一个内心情感非常丰富的人。每次见到他，都要谈到赵朴老，从他的言行，不难感受，他对赵朴老的那份感恩之情，在时间的流逝里，不但没有淡泊，反而愈加浓厚。这是一个中国佛子对赵朴老的感恩，也是对中国佛教的感恩。

按照事先准备的提纲，圣大又情意深长地回忆起与赵朴老在一起的往事：

记得第一次见朴老，是在1982年，参加中国佛学院的开学典礼。我们刚出家不久，来到佛学院读书，看到朴老和许多高僧大德，坐在主席台上，内心特别激动，特别敬仰。记得那天朴老说了很多话，他老人家的话是那么苦口婆心，意味深长，勉励我们一定要好好读书，同时注意学修并重，以学为主。记得他还引用孔子的话



圣辉大和尚与李加生部长、殷书林秘书长亲切交谈。



采访圣辉大和尚。

来教导我们：“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话的意思是说，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习，听到了义却不去做，对缺点错误不能改正，这些都是我所忧虑的。当时我们听了朴老的话，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

1986年，我从中国佛学院本科毕业，又考上研究生班，成为中国佛学院培养的首批两个研究生之一。朴老对我们学习十分关注，经常来院看望我们。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担任讲师、班主任，那时候，一边教学，一边也在思考当时中国佛教所面临的问题。当时中国佛教刚刚恢复，僧人奇缺，人才奇缺，佛教教育工作显得十分重要。那时，利用放暑假，我到九华山、五台山、湖南等地进行考察，写了一篇调查报告，提出中国佛教协会对佛教教育应该“抓两头，放中间”，即重点抓好中国佛学院和寺院执事人员的教育，而这中间的佛教教育放手让各省佛学院去办。我听人说，朴老看到了我写的这个报告，对我的想法很赞同。

1989年，我的师父九华山仁德法师要

我到九华山帮忙办九华山佛学院，我在师父和朴老的支持下，大刀阔斧进行整顿，使九华山佛学院的工作很快走上正轨。我们去见朴老，回报佛学院的工作，朴老很高兴，我们便请朴老到九华山看看。1990年秋天，朴老亲临九华山，参加佛学院开学典礼。那天天下着雨，我坐在学僧们中间，于雨中一丝

不动。我们严明的纪律和强大的定力，让朴老非常赞赏，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九华山佛学院率先办起院刊《甘露》，在佛学院升国旗、唱国歌，还写出了校歌，这些都得到朴老的赞赏，并将这些做法在全国佛学院推广。

又是在朴老的重视和支持下，九华山佛学院连续办了两期寺院执事培训班，这在中国佛教也是开先河的事，我们在摸索中前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991年，汉传佛教教育工作会在上海召开。也通知我去开会，当时九华山大雪封山，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佛学院不放寒假，学僧每天要上殿过堂，我必须和学僧在一起。朴老和夫人很惦记我们呀，专门买了一百双手套，邮寄给我们，供养我们法师。他担心我身体，专门托师父带给我蜂王浆。他还给我寄来当时很珍贵的太阳神口服液，还写来一条子，特别叮嘱我一定要喝了他，不要送给他人。这点点滴滴的真情，令我每每忆起，都感到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感动。

1992年，朴老调我进京，任中国佛学

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后来，又提拔我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我觉得不是我个人有何德何能，而是朴老对我们中青年僧人的培养、爱护，他是希望我们中青年僧人早日挑起中国佛教这个重担。于今，我也进入老年，常常会想起朴老的这份知遇之恩。回首往事，我稍感欣慰的是，我没有辜负朴老对我的期望。

1992年，我随朴老出访韩国。那天，我们将离开宾馆参加一个外事活动。临走，韩国一个老僧人来见朴老，两人攀谈起来。当时汽车已经发动，我请韩国朋友提醒老僧人离开。朴老察觉到了我的用意，用温和而责备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制止了我的用意。他以极大的慈悲和耐心，与那位老僧人继续交谈，语言有障碍，就用笔交谈，直到那位老僧人满意而去。朴老的这种长者风范，平等而慈悲的心怀，使我终生难忘。我在朴老身边，耳濡目染，学到很多东西。这在以后的国际佛教交往，我总是以朴老的言传身教，去赢得真正的朋友……

不知不觉，时间已近中午，采访活动圆满完成。

圣大设素宴招待我们一行，素食极其精美。

斋后，不敢过多打扰圣大。圣大送我们上车，依依别去。

下午，李部长等几人提前离去。我们稍作休息，去太平街走走。走着，走着，又见熟悉的朴老的手迹“贾谊故居”。是啊，朴老的字可谓无处不在，朴老从来不曾离开过我们。

晚在太平街一家小店吃顿饭，领略了湖南之辣，辣得满头大汗，实在受不

了。

2020年8月10日 大雨 星期一
从湖南经江西上栗杨岐普通寺返家

一早，刘辉几人再去麓山寺拍摄外景。

昨天吃的太辣，肠胃依然不好。早餐，随便吃点东西。八点，一行人坐车离开宾馆。出长沙市，大雨，刮雨器不停地刮去雨水，还是感觉前面一团模糊。

过浏阳，雨渐小。至上栗县，多山，但不高，田里种着水稻，绿茵茵一片。路边多草坪，被精心绿化过。人家房子漂亮、宽敞。不难看出，这里生活水平不错。

临济宗传若干代，到杨岐方会禅师，住杨岐山，改原广利禅寺为普通寺，于此大扬宗风，创杨岐派。方会弟子白云守端禅师，湖南衡阳人，于此得法，后到庐山、九江，终住我们太湖县白云山海会寺，成名于海会寺，得名白云守端。守端弟子五祖法演、法演弟子“演门三杰”皆在我县及邻县弘法，后离开我县，将杨岐宗风带往海内外，远传日本、韩国，至今尤盛。故说，杨岐宗起源于杨岐山，而发扬光大是在我县，然慎终追远，祖德不忘，到杨岐山参拜祖庭，也是多年的愿望。

杨岐普通寺为赵朴老所书，又在回程路上。正好去拍些外景，了解寺与赵朴老的因缘。殷主席已与寺里联系好，住持师父不在家，委托一位叫大志的居士接待我们。

雨又下了起来，越下越大。到杨岐寺，又如瓢泼般。寺在一个山洼里，两

边有山，寺依一侧山而筑，为唐式风貌，多为新建，宏大雄伟。另一侧山逶迤向前，山上多植竹子。因为大雨，又被围墙所封，看不清建筑整体布局。打电话给大志居士，大志开车来接，车往回倒，沿一条山路至寺之后门。聊起来，大志为合肥人，多了一份亲切。

入寺，拐几个弯，就到殿堂，为四水归堂屋，后为大殿，前为天井，大雨哗哗。旁有小客堂，墙上多名人字画，有传印长老所题“祖庭重辉”，星云长老题“杨岐祖庭普通禅寺”等，山中潮湿，字画有霉变。年轻的演光法师，滁州人，才来寺院一年，为住持侍者，为我们泡茶。

去用斋。走过去，另有老殿，亦为四水归堂建筑，建于清朝，正在维修，殿门紧闭。斋堂不大，容不下百人。寺院斋饭已过，另加面食，简单至极。在寺院，心中自会产生一种肃穆感，各人沉默用斋，斋后去水池将碗洗净。估计有人吃不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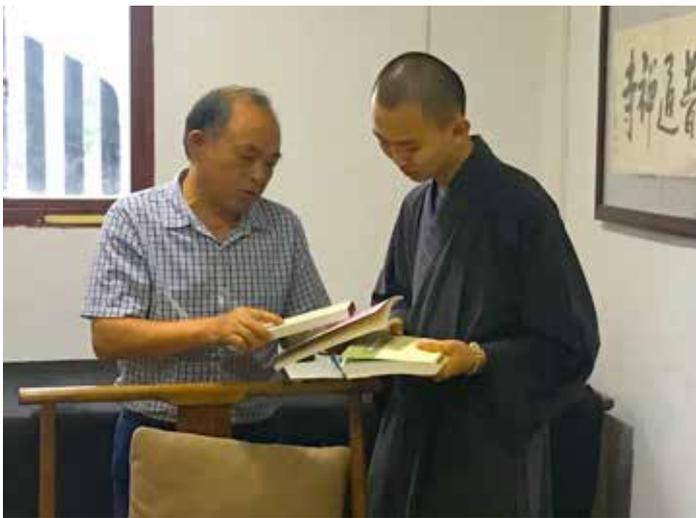
斋后，拍摄。赵朴老题字在老殿门头，黑底金字，写于1987年，不知何人请题也。字圆润饱满，堪为书法精品。门边有两块唐碑两块，一块是唐代大诗人刘禹锡为杨岐寺乘广禅师撰写的碑文，建于唐元和二年；另一块是《甄叔禅师塔铭》，唐大和元年

(832)建，僧至闲撰文，僧元幽书写。碑用玻璃罩着，重点保护文物。下面建有一片唐式建筑，据大志介绍，为寺院开展文化建设场所。2017年，杨岐普通寺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理论室共同设立杨岐宗教学研究基地。

据云，还有唐柏、僧塔之类，因天雨，不便参观，匆匆别去。到某名地，见识到即可，那份感觉，决非想象中或书中所能阅读。

本拟再去南昌采访佑民寺和纯一法师，因纯一法师近一两日有事，再者天气不好，遂决定返程。近九江，大雨更是猛烈。到太湖，却见太阳。

此行虽只四日，却分明感觉有些疲倦，肠胃也搞坏了。九点多，洗澡，上床即睡。



殷书林向杨岐普通寺赠送本会资料。

本会参加省社科联第一期社会组织 负责人和党支部书记培训班

6月12日，中共安徽省社科联业务主管社会组织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期社会组织负责人和党支部书记党建培训班在合肥举行。本会党支部书记殷书林参加会议。

会上，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洪永平指出，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是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重要论述的重要政治任务，是省社科联党组落实意识形态主体责任的重要措施，是推动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接着，两位社会组织党支部书记代表进行交流发言，省委非公工委主任詹国庆和省委党校党建研究室主任郝欣富分别就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和新时代党的建设新要求进行授课。（研办）

ZHAO PU CHU YAN JIU

赵朴初研究

我会参加 《安徽社会发展报告（2020）》 （安徽蓝皮书）发布会

9月3日，由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组织的《安徽社会发展报告（2020）》（安徽蓝皮书）发布会在合肥举行。

《安徽社会发展报告（2020）》（安徽蓝皮书）是安徽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动安徽参与长三角一体化更高发展做出实践探索，为探寻贯彻落实安徽五

大发展理念的路径方法，为实现安徽崛起和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具备原创性、实证性、专业性、连续性、前沿性、时效性等特点的公开出版物。

我会副会长殷书林、研究员王仕源撰写的《安徽与长三角其他区域文旅融合发展研究》一文入选《安徽社会发展报告（2020）》（安徽蓝皮书），并在发布会上进行交流发言。（研办）

工
作
动
态

35

赵福南一行参观“无尽意展”并接受上海太湖经济文化促进会捐款

7月3日上午，太湖县政协主席赵福南、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殷书林率赵朴初文化公园管理处、赵朴初研究会办公室负责同志等一行到上海图书馆参观了“无尽意——赵朴初书法艺术展”。

下午，赵福南一行晤会了上海太湖经济文化促进会会长朋刘军，上海市安徽商会执行会长、肯汀集团董事长徐章来，上海海捷通信工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海啸，上海天倚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甘家祥等，他们代表促进会向赵朴初诗词碑林项目捐款。

座谈会上，赵福南通报了近年来太湖县脱贫攻坚、首位产业发展等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介绍了赵朴初诗词碑林规划和建设情况，充分肯定了上海太湖经济文化促进会在团结和服务在沪太湖老乡、支持家乡建设发展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和取得的优异成绩。感谢在沪的乡贤心系家乡情牵太湖、支援家乡发展的殷殷乡情。希望大家以赵





朴初先生为榜样，爱国爱乡，在各自岗位上奋勇拼搏，建设美好家乡太湖、建设美丽祖国。

上海太湖经济文化促进会会长、商会执行会长朋刘军表示，作为新一代太湖人，30年前，怀揣梦想，踏着朴老的足迹来到上海打拼，太湖人对朴老有很深的孺慕之情，都担负着保护和弘扬赵朴初诗词文化

的重任。一定会以先贤为师，责无旁贷，艰苦奋斗，不忘家乡。在得知家乡动议建设赵朴初诗词碑林，上海太湖经济文化促进会就小范围发起了捐赠活动，主要是为了传承和宣扬赵朴初先生的精神风范、崇高品德和深

博思想，更是以此为契机推进家乡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徐章来向家乡领导汇报了公司发展情况，特别表达了感恩中国共产党、致力建设强大祖国的坚定心愿。上海太湖经济文化促进会执行会长王海啸通报了支持赵朴初碑林建设募捐发起和捐赠情况。

（研办）



赵福南一行赴湖北考察赵朴初诗词碑林建设工作

8月23日，太湖县政协主席赵福南和寺前镇党委书记王金亮、赵朴初文化公园管理处主任胡文飞等人前往湖北团风，考察赵朴初诗词碑林前期准备工作，与生产方进行了认真的洽谈，要求厂方切实提高工程质量，从工艺上精益求精，把赵朴初诗词碑林做成艺术精品。赵福南一行还前往李先念纪念馆等学

习考察。图为赵福南等在厂方察看赵朴初诗词碑林用料情况。



“朴老文化进课堂”筹备会议召开

6月11日下午，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秘书处与太湖县教育局联合召开“朴老文化进课堂”筹备会议。赵朴初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殷书林主持会议，太湖县文旅体局、朴初中学等相关单位和书法老师代表、朴老研究方面的学者等应邀参加会议。

会议讨论了“朴老文化进课堂”活动思路。拟编写的太湖县中小学乡土课外教材，计划以赵朴初诗词为串线，书法作品为载体，介绍赵朴初其人其事，从而激发全县中小学生的爱国热情，培育学生们学习

并养成博大宽厚的思想人格，同时学习鉴赏赵朴初诗词、书法作品，养成主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习惯。

与会人员就该项活动实施的具体细节，进行了热烈的交流讨论，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建议。下一步将征求各方面意见，按程序报批后，编辑教材下发各中小学校使用。

大家一致认为要深度挖掘研究朴老，拓宽渠道宣传朴老，多途径传承朴老，从中小抓起，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研办）

安庆市民进到赵朴初纪念馆 开展会史教育活动

ZHAO PU CHU YANJIU

赵朴初研究

8月28日，安庆市政协副主席、市民进主委洪爱敏率队，赴太湖县开展民进会史教育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调研活动。市民进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2019年度优秀干部、先进会员等共2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邀请了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主任曹进凯、副主任张文翔参加。

上午，调研组一行前往太湖县寺前镇民进全国会史教育基地赵朴初纪念馆参观学习，认真参观资料图片、实物陈列、书法作品，在“民进与赵朴初”专馆更是流连忘返，接受会史教育，缅怀朴老为国、为民、为民进、造福社会努力奉献的

高尚情操和不朽伟绩。通过参观学习，寻觅先辈足迹，重温优良传统，进一步坚定为民进事业发展不懈努力的信心和决心。

下午，调研组实地考察太湖县西风禅寺、五千年文博园等文化旅游项目，充分了解近年来县域特色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虽然大家对这些项目已经比较熟悉，仍然认真地看发展、寻亮点、学经验、找差距、提措施，边看边议，热烈讨论，认为我市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可以更好地发挥优势，创新思路，打造品牌，进一步全方位地促进全市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胡晓敏 谢自斌）



工作动态

39

民进宣城市总支一支部组织会员 参观赵朴初纪念设施



为纪念民进成立 75 周年暨民进成立发起人之一赵朴初先生逝世 20 周年，8 月 21 日至 23 日，民进宣城市总支一支部组织部分会员赴安庆参观赵朴初纪念馆和赵朴初故居陈列馆开展民进会史教育活动。

在太湖县寺前镇赵朴初纪念馆，会员们参观了赵朴初生平展厅、民主统一战线传统文化展厅、赵朴初书法碑刻长廊，瞻仰了赵朴初陵园，在朴老灵骨树葬地前默哀致敬。

在全国统一战线传统教育基

地——安庆市迎江区赵朴初故居陈列馆，会员们通过精选的资料、图片和书法作品，领略了朴老一生为国、为民、为民进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参观结束后，民进宣城一支部还与陈列馆进行了交流座谈。

此次参观学习加深了会员们对民进会史的了解，激励了会员们不断提升履职意识，提高履职能力，主动承担起民主党派成员的责任和使命。（民进宣城市总支）

儒家思想与赵朴初的精神世界

——以赵朴初的诗词创作为中心

王 勇

赵朴初先生是近代的文化名人，其佛学修养之厚，书法造诣之深，受到世人的瞩目，学界对此讨论得比较充分。然而作为生长在新旧时代之际的文化人物，其思想中包含的传统因素还未被充分注意。赵朴初出生在一个传统的旧式知识家庭，儒家思想在其精神世界的深处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拟从这一视角出发，通过对赵朴初的人格塑造、人生选择以及诗词创作的考察，揭示出儒家思想对于赵朴初的意义，以期丰富学界对赵朴初精神世界的认识。

一、儒家道德观念与人格塑造

赵朴初生于清末一个旧式知识家庭，自他的六世祖赵文楷始，连续四世出任翰林，这是清代中后期典型的以科举起家的家族。因此，他们最为重视的是儒家经典，这从赵朴初幼年的教育可见一斑。赵朴初在幼年开蒙后主要学习“四书”，他在幼年时期即熟练诵读这些经典。这些经典构成了赵朴初知识体系与思想世界的基础。我们在他的诗词中可以看到这些经典的痕迹，例如：

九十犹期日日新，读书万卷欲通神。

（《九十述怀》）

此句用了《大学》的语典，“汤之《铭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知止有定，自重则威。（《镇纸铭》）

上句出自《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大学》）赵朴初年幼学习此篇即可背诵全文，并通晓其大义。^[1]下句则出自《论语》“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赵朴初先生十分熟悉《论语》，儿时阅读六世祖赵文楷的文章，一眼便可道出题目出自《论语·学而》。^[2]在赵朴初日后创作的诗词中可以见到大量引用、化用《论语》之处：

吾爱竹风翁，子闻而直谅。（《罗竹风先生纪念辞》）

典出“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论语·季氏》）

北辰星拱，钟山云作。民主旗开，声教远播。四十曰强，四十不惑。（《和民主促进会南京委员会成立四十周年》）

此处化用“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及“三十而立，四十

不惑”两句。

导之以政，民主先须彰法令。（《天下乐令》）^[3]

典出《论语·为政》：“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从这些诗句我们可以看到，赵朴初对儒家的基本经典是熟悉的，这是他幼时学习“四书”奠定的知识底色。儒家经典所承载的道德思想，对赵朴初的人格塑造产生了很大影响。

儒家思想中最高的理想人格乃是“圣人”，其次是“仁人”。自宋明理学以来，“拟圣”成为了士人立身行事的最高追求。在孔子的思想中，“仁”是最高的道德境界，虽然“仁”内涵比较丰富，总其要者来看，无非是两点：一是求诸己；二是推及人。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章句上》）

我们看到赵朴初在立身处世方面，“求诸己”的意识十分浓厚。赵朴初在不同场合曾反复强调“求诸己”的意义：

一个团体，一个政党，一个国家，遇到事情，首先查查自己，不要先去怪别人，这很重要……遇到困难，也应反求诸己。^[4]

古人有一句经验之谈，叫做“反求诸己”。这便是，遇到什么为难的事

或不如意的事，首先看看自己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5]

现在仍然有人认为宗教活动是封建迷信……为什么人家说我们是封建迷信呢？这个问题我们自己要检查一下，古人有一个经验之谈，叫做“反求诸己”。^[6]

为峰涌地各争奇，大厦摩天洗眼斯。
不悔一驰过雁荡，空宸耐得十年思。

不如意的事会经常碰上，碰上了怎么办？应先找一找自己有什么缺点没有？^[7]

从这些谈论可以看到赵朴初先生对“反求诸己”这一观念的认同，他也是以此来规范自己。赵朴初曾自撰一联用以自励“菩萨无恐怖，圣人不怨尤”，从这一方面可以看出他沟通儒释的努力，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在他以“圣人”应当“反求诸己”来要求自己，这实际上是要从内在建立起道德自律。

我们从赵朴初的诗词中可以寻绎到很多儒家的道德观念，如：

其执事也敬，其与人也忠。（《徐伯昕同志挽诗》）

谦谦居处恭，恳恳执事敬。（《叶圣陶先生从事教育事业整七十年，赋此为贺》）

在孔子的道德训教中，“恭”“敬”“忠”都是从属于“仁”的道德规范。《论语·子路》云：“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赵朴初对孔子的这则教训十分认同，“恭”“敬”固然是用来评价叶圣陶先生的，但是作者自言“圣老吾所师”，表明这一道德规范也是自己认同的。1986年赵朴初为《职业教育》题词：“认真对自己，谦恭而严格。认真对待事，勤学而敬业。认真对待人，忠诚而尽力。”这一段就是赵朴初对孔子“恭”“敬”“忠”思想的注解。

二、“内外兼修”与赵朴初的人生选择

儒家思想并不主张将个体的道德孤立封闭起来，“道德”与“事业”是“内”与“外”的统一关系。在《论语·宪问》中孔子表达了他对道德修养与社会责任的想法：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

在孔子看来“修己”是要进一步“安人”“安百姓”，个体的道德修养要外化。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学习的终极追求就是通过自身的德行修养进而外化为不朽的事业，《大学》中集中地表达了这一追求：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

学习的宗旨在于自我的修养，在于发扬光明的德行，在于革新自省，在于达到完美的人格境地。至此，还要进一步，要与“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事业贯通。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家的德行与事业不是割裂的，而是统一的。许慎《说文解字》释“德”曰“外得于人，内得于己”，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汉末的士人正是践行了这一思想，于是才有了“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的清

流抗争。到了宋代理学家，他们主张“蕴之为德行，行之事业”（周敦颐《通书·陋》），也是继承了兼重“内”“外”的思想传统。

佛家大乘佛教强调以解脱众生苦厄为追求，这与儒家思想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是合拍的。赵朴初的一生，弘扬佛法，布道传业只是其中的一面，他一生都在关注家国天下。1939年，赵朴初即与一些同道在上海组建了抗日救亡组织“益友社”，还秘密传阅进步书刊，散发传单。这些行为已经越出了一个佛教徒对众生苦厄的关注，在民族危难之际他并没有选择避世，而是不计自身的安危投入到抗争中。在抗日结束后的内战时期，赵朴初又积极筹建“中国民主

进会”，为了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统治而努力。在这些人生选择中，赵朴初不避危险，面对诸多“不可为”的事情，他义无反顾，这些行为已经很难以佛教徒的普世关怀来解释了。赵朴初的选择正是出于他对“家国天下”的关怀，也是践行儒家思想中“君子有所为”的信条，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日知录》）的信仰。

我们还可以透过赵朴初钦仰的人物来观察他的“内外兼修”的理念。在赵朴初的诗词作品中有一部分是缅怀周恩来的，他将周恩来视为理想人格，对其德行与事业均表现出钦仰之情。赵朴初为周恩来所作挽诗“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8]，着重突出周恩来无私谦



赵朴初在上海静安寺观赏文物。

逊的人格，“不负澄清天下志，平生事迹般般”，^[9]“艰难尽瘁身，忧勤损龄梦”，^[10]又称道其“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志向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在赵朴初看来，周恩来完美地实现了儒家所提倡的“立德”“立功”“立言”（《左传》），是宋明以来儒学家主张的，也是赵朴初遵奉的“内外兼修”理念的模范。

三、儒家诗教与赵朴初的诗词创作

我们认为儒家的道德观念参与了赵朴初的人格塑造，而儒家主张的“内外兼修”理念对他的人生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这两个方面我们看到了儒学对赵朴初影响的真实存在。那么，我们还注意到赵朴初的诗词创作也受到了儒学的渗透。

《尚书·尧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儒家诗教认为诗歌是作者表达内心世界的手段。屈原说“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作者在愁思郁结、愤懑无告的情况下通过诗作倾吐心声。这些指出了诗歌的功用以及创作的动机，那么在儒家诗教中也十分重视诗歌的美刺作用，《诗经》中很多作品就是对政治情况进行赞美和讽刺，《诗大序》也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可以说，言志与美刺是儒家诗教的重要内涵。在中国古代许多优秀的诗人都在这一传统中创作，赵朴初的诗词也继承了这一传统。

面对重大的政治事件与变革，赵朴初并没有完全沉默，他以诗来表明心迹，并对当时的一些政治事件与人物进行了批评与讽刺，举两首“文革”期间的诗作为例：

如来佛胡授记，姜太公乱封神。

吃一顿涮羊肉，便硬派做回民。（《鲁迅·翁诗云“西游演了是封神”，善哉，善哉。谨拈一偈》）^[11]

春寒料峭欺灯暗，听雨听风过夜半。

门前锦瑟起清商，陡的丝繁兼絮乱。

人间自古多恩怨，休遣芳心轻易换。

等闲漫道送春归，流水落花红不断。

（《木兰花令·芳心》）^[12]

这两首诗都是讽刺“四人帮”，前一首的“授记”指的是佛陀对菩萨或发心修行之人给予将来证果、成佛的预记，



赵朴初夫妇在灵山大佛前。

“封神”指的是《封神演义》中姜太公分封众神。以“如来佛胡授记，姜太公乱封神”来讽刺当时“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罗织罪名的荒谬行径。周恩来去世后的清明节，群众自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这被“四人帮”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而遭到镇压，赵朴初难以抑制不满与愤懑，他以“春寒料峭”来形容当时的政治氛围，以“灯暗”来描绘周恩来去世后正义力量的衰弱。虽然形势令人忧愁，但赵朴初认为“芳心”不可轻易更换，表明自己的心迹。他笃信“春归”之后一切重回正轨，人间仍是一派“流水落花红不断”的景象。赵朴初在《片石集·序言》中说到“用诗歌语言表达内心感受”，^[13]我们可以看到，诗歌的确是他抒发内心的方式，他借助诗歌表达志向，并以诗歌来讽刺时政，这正是儒家诗教的传统。

结 语

赵朴初是一位出现在新旧社会交替时期的著名人物，他以书法、佛教名世。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赵朴初是一个具有多元身份的文人，他在民国乱世中积极进行慈善事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参与学生运动，为争取民主而奔走，在新中国建立后又积极投身国家的建设。可以说，这些身份的转换与人生的选择，透露出其思想的复杂与多元，值得学界重新审视。从其诗词创作中，我们发现作为一个生长在中国传统知识家庭的士人，其思想观念受到儒家的深刻影响。

儒家思想主张立身与经世并行，将个体价值的实现、人的主体精神的彰显与社会责任的承担融合在一起，以此视角来检视赵朴初的人生，不难发现这与他人生的重大选择乃至他遵奉佛教都是贯通不悖的。（王勇，男，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赵朴初诗词研讨会”论文。）

【1】倪强、黄成林所著《赵朴初传》提到赵朴初幼年时廨院寺住持先觉和尚就曾考校他《大学》的文义，当时赵朴初对答如流，十分熟悉。详见倪强、黄成林：《赵朴初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2】见倪、黄所著《赵朴初传》第28页。

【3】《赵朴初韵文集》卷六，第378页。

【4】《赵朴初传》，第422页。

【5】《赵朴初传》，第422页。

【6】《赵朴初传》，第423页。

【7】《赵朴初传》，第423页。

【8】《赵朴初韵文集》卷四，第226页。

【9】《赵朴初韵文集》卷五，第268页。

【10】《赵朴初韵文集》卷四，第226页。

【11】《赵朴初韵文集》卷四，第188页。

【12】《赵朴初韵文集》卷四，第227-228页。

【13】赵朴初《片石集·序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页。

读赵朴初居士晚年三首挽诗引起的联想

(中)

——纪念赵朴初居士逝世二十周年

徐玉成

(接上期)

二、读《罗竹风先生纪念辞》

罗竹风(1911—1996)，山东省平度市人，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抗战日报社社长、八路军胶东第五支队宣传部部长、平度县县长、胶东公学教务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山东大学教务长，华东、上海市宗教事务处处长，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席。《辞海》编委会常务副主编，《汉语大词典》《中国人名大词典》主编，中国宗教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上海宗教学会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主编、《中国社会主义宗教问题》主编。主持编著有《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宗教通史简编》《宗教学概论》等。

从以上简历上看，罗竹风先生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出版家，辞书编纂家。在1987年，更是因为他主编了《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奠定了他杰出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家的地位。

罗竹风先生1996年11月4日逝世后，赵朴初居士于1997年9月写了一首《罗竹风先生纪念辞》一首：

吾爱罗竹翁，多闻而直谅。
观其论宗教，不谀亦不谤。
岂如庸懦夫，随风而逐浪？
马氏鸦片喻，其锋实指上。
深情哀下民，谓是无声抗。
毛公云文化，钱子言同样。
信口斥迷信，适足形其妄。
卓卓罗竹风，长顾罕能尚。

作者原注：毛公谓毛泽东，钱子谓



1985年，赵朴初和罗竹风先生。

钱学森。^[1]

诗的大意是：我尊敬的罗竹风老先生，您博学多闻而且正直宽容。您对宗教的言论，不偏不倚，不阿谀亦不诽谤。您不像那些庸俗的懦夫那样，只知道随波逐浪地贬斥宗教。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其实，这一形象比喻针对的是产生宗教社会的政治上层，而不是指信仰宗教的广大群众。您真正地理解了马克思的本意。关心同情下层信众，宗教是人民群众对统治阶级的无声抗议。毛泽东说宗教是文化，钱学森也持这种观点，您也认为宗教是人类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能和社会主义相适应。那些信口说宗教是迷信的人，恰恰说明他们的无知和狂妄。高超出众的罗竹风啊，您对宗教的见解和高论，充满了智慧，让后来正直的人们高山仰止。

如果说，赵朴初居士写《邓小平同志挽诗》，是由于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从全局上毅然、果断扭转了中国前进的方向，把中国从错误的道路上引导到正确的转道上而心存感激的话，那么写《罗竹风先生纪念辞》，表达了对罗竹风先生在宗教理论政策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可以说，在摒弃“左”的宗教理论和政策方面，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他们是多年心照不宣的知己。

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在经济、政

治和文化上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因此在宗教问题上，苏联关于“宗教鸦片论”、“鸦片基石论”和“宗教斗争论”的理论，对中国党内和理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渗透到一切文化领域，导致我们在宗教工作方面走了一段弯路，使宗教界受到严重挫折。

苏联的这个影响，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五十年代初期，上述宗教的“鸦片论”“基石论”和“斗争论”，基本上在党的文件中比较多见，报刊杂志还没有大量宣传：例如：1、1950年6月10日，中央文件指出：“宗教对少数民族束缚毒害很大，相当的阻碍其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发展。”^[2]2、1953年12月，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指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必须限制其发展。”^[3]3、1958年5月12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指出：“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是普遍的真理，不容怀疑，否则就会犯修正主义的错误。”^[4]

第二阶段，从1957年到1966年“文革”前，宗教“鸦片论”“基石论”和“斗争论”不但在党内文件中，而且在公开发行报刊杂志得到广泛宣传。例如：1、在社会上广泛散发批判和反对宗教的小册子。2、《新建设》杂志1963年9月号有一篇文章说：“宗教的本质是反动的，这是指宗教这一意识形态对人们具有欺骗、麻醉的作用，它妨碍人们

正确地认识自然和社会，妨碍人们正确地进行改造自然的改造社会的斗争，从而阻碍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我们认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深刻含义。”^[5]3、《文汇报》1964年4月21日一篇文章中说：

“一切反动阶级，当他们居于统治地位的时候，总是要竭力扶植和发展宗教，利用宗教麻痹劳动人民的斗志，从精神上解除劳动人民的武装，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宗教妨碍人们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妨碍人们进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从而阻碍社会的发展。”^[6]当时此类文章还有很多，这些文章，有的被《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予以转载，其他全国性和地方性报刊争相转载和报道，使这一“左”的宗教理论观点得到广泛的传播。在这种舆论氛围中，毛泽东主席在五十年代初期曾经提出的“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和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7]的正确主张也被封锁起来，没有坚持宣传和贯彻执行。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为了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提出了“宗教的五性论”^[8]来抵制和回避“左”倾的宗教理论，使经过1958年“大跃进”冲击的宗教界，尚存一线生机。

第三阶段，1966年6月至1978年9月，“文革”开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后，全国城乡开始了轰轰烈烈地摧毁和消除一切宗教活动场所，停止一切宗教活动，转业所有的宗教教职人员的运动。许多宗教界人士以种种罪名被关押、批斗与劳改，在宗教界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就连提出“宗教五性论”的李维汉部长，也被冠以“右倾投降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名遭到批斗与迫害。在如此大规模宣传攻势下，国人对于宗教的认识可想而知，一提到宗教，基本上与敌人、牛鬼蛇神、落后、愚昧、反动等概念划等号。这些现象的发生，更加使人们谈教色变，对宗教一词远避三舍，唯恐因宗教问题株连自己的前程。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上个世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8年10月，中共中央下发了65号文件，提出落实宗教政策问题。可是，文件下达两年以后的1980年12月，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写给中央书记处的《汇报提纲》指出：“主要问题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不少地方落实不下去。很多地方反映，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困难最多，阻力最大，进展最慢，收效最差。”并且举例说：“许多地方的宗教活动场所得不到解决，占用寺庙、教堂的单位，以各种借口不予退还。有些省、区至今一个教堂也没开放。”“浙江温州地区的基督教，原有教堂五百余座，现在一个教堂也没有开放。”“还

有一些冤、假、错案未予复查、平反。”“国务院为解决教会、寺庙房屋产权的[80]188号文件下达后，多数地区还没有落实。”可见，当时落实宗教政策这块坚冰是多么坚固而难以化解。

因此，在中共中央【1982】19号文件中指出：“自一九五七年以后，我们在对宗教的工作中的‘左’的错误逐渐滋长，六十年代中期更进一步地发展起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别有用心地利用这种‘左’的错误，肆意践踏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宗教问题的科学理论，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党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根本取消了党对宗教的工作。他们强行禁止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把宗教界爱国人士以至一般信教群众当作‘专政对象’，在宗教界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他们还把某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也视为宗教迷信，强行禁止，个别地方甚至镇压信教群众，破坏民族团结，他们在宗教问题上使用暴力，结果却使宗教活动在秘密和分散的状态下得到某些发展，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则利用这种条件，在宗教活动掩盖下大搞违法犯罪活动和反革命破坏活动。”^[9]

面对如此困难局面，赵朴初居士没有退缩，更没有被如此强大的顽固思想和势力所吓倒，而是遵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对25年来积重难返的在宗教领域“左”的指导思想进行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的

工作。

在这一工作中，赵朴初居士不是孤立的，远在上海的宗教领袖丁光训主教和学术界领袖罗竹风先生，就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

罗竹风先生在1953年至1956年，任华东和上海市宗教事务处处长，在“宗教改造”中执行过严厉政策，与反动“会道门”组织进行过坚决斗争。然而，“文革”后筹建宗教研究所时，他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宗教工作实际相结合，以不唯上，不唯书，唯真唯实的大无畏精神，提出“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宗教观”，提出进一步探索的意见，开始对传统宗教理论进行拨乱反正的进程。



1994年的罗竹风先生

（一）领导打响了所谓“第三次鸦片战争”

马克思曾说过：“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0]对于马克思这段“宗教鸦片论”，曾经是中国理论界认定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定海神针”，是不容质疑的铁的定律。现在罗竹风先生提出要对这一铁的定律进行的探讨，其理论勇气和胆略可想而知。这个“探讨”二字，说起来温柔平缓，但是作起来的话，却困难重重，步履维艰，推动的结果，酝酿成了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宗教学术研究领域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争论，又被学术界称为宗教的“南北战争”，亦被学术界戏称为“第三次鸦片战争”。

争论的双方：一方是在罗竹风领导下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上海宗教学会；另一方是以任继愈所长为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众所周知，发生在我国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1856年至1860年的鸦片战争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而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我国宗教哲学学者之间展开的这场关于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学术争论，却被人们戏称作“第三次鸦片战争”。

从政治层面看，所谓“第三次鸦片

战争”与前两次鸦片战争的性质有根本性的区别，但是，倘若从宗教哲学发展事态的直接影响看，从其对当代中国宗教哲学学者思想解放的推动的作用看，把后者称作“第三次鸦片战争”，并不过分。

1. 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1979年2月，在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上，罗竹风作了《关于宗教学研究的若干问题》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尊重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加强宗教学研究等问题。

这次会议过后，罗竹风先生深感在宗教研究中有必要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重新理解和解释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语录。

2. 1980年4月，在罗竹风先生的支持下，郑建业主教在《宗教》杂志上发表了《从宗教与鸦片谈起》一文。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全国宗教哲学界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名言的广泛研究和争鸣。

3. 1981年，罗竹风创立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任名誉所长。组建上海市宗教学会，当选会长。他强调对宗教的研究，要以全面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克服对“宗教鸦片说”的片面理解。

4.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罗竹风率领上海学者到北京开会，和与会的宗教学者和宗教管理干部们展开争论，打了一场学术界的“南北战争”（南指上海，

北指北京)。因为事关“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议题，又被戏称新时期的“鸦片战争”。会议期间，有位青年学者首先向罗竹风先生发起责难。罗竹风先生说：“老祖宗讲的话不一定句句都是真理，起码这句话就有片面性。宗教是历史文化现象，有它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也有它的两重性。宗教既有教人尊天敬上，相信命运，逆来顺受，虔修来世的消极思想，又有惩恶扬善等反映劳苦大众意愿和希望的内容，前者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以欺骗和麻醉劳苦大众，后者则为饱受苦难的人民所接受，甚至利用宗教进行反抗。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事例是很多的。各种宗教，我们都要采取历史分析的态度，都要一分为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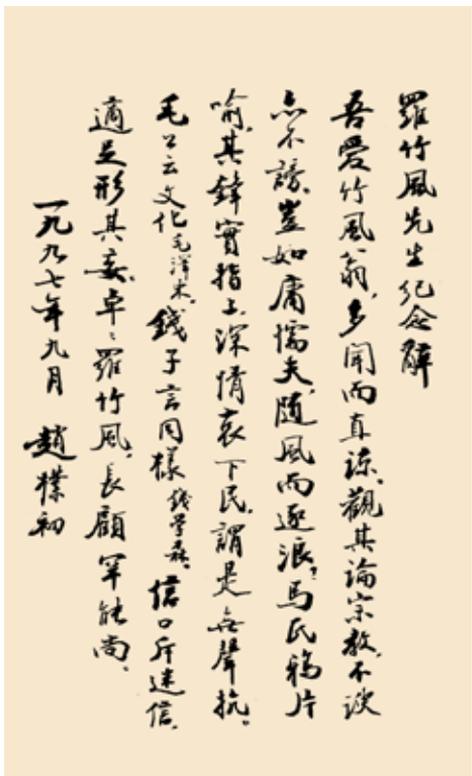
不能武断地肯定一切。总之，各种宗教都劝人做好事，不干坏事，这也是我们正直的人所需要的。这样的宗旨有什么不好呢？宗教徒做好事的出发点，与整个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社会应予肯定，不应该歧视。”^{〔11〕}

事后，罗竹风一笑了之，诙谐地说这是一场“舌战群儒”。

5. 为了取得“第三次鸦片战争”的胜利，针对上述观点，罗竹风、尹大贻、罗伟虹、赵复三、丁光训等学者则开始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作出更为全面、更为准确的理解和阐释。

1983年，罗竹风先生在《宗教问题探索》上发表题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几个问题》的论文。文中指出：

“宗教研究工作者，一开头就以‘宗教是鸦片’作为指导思想，那么文章就没有什么好做的了。问题绝不会这样简单。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论断，是离不开社会现实，离不开政治斗争，离不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各国国情的。马克思从来不抽象地谈论宗教问题，这是他同唯心主义者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明显区分。如果把马克思说过的某一句话从它的前言后语孤立起来，断章取义，那必然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中国宗教有自己的特点，它不仅和西方的情况不同，也和马克思当时的德国、列宁当时的俄国不一样。而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我们



不可能从已有的经典著作中找到现成的答案，而只能从调查入手，从头开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目的是为了使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而起一种应起的作用，使它变成纯粹的意识形态问题，作为人民内部问题加以探讨和处理。”

文章指出，“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十亿人民的最高利益是同心协力，团结一致，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贡献力量。凡是对‘四化’建设有好处的事情就要努力去做，不管是什么人都应一律看待。绝不能因为宗教信仰者所做的，就加以歧视或者打个折扣。过去曾经存在过这种偏差，那是完全没有道理的。”^{【12】}

6. 1984年，丁光训在《宗教》上发表了题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体系》的文章，支持罗竹风的上述观点；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尹大贻也在《宗教问题探索》发表题为《青年马克思的宗教批判观点与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观点的区别》的署名文章；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罗伟虹也在《宗教问题探索》发表题为《试论马克思宗教理论的时代背景和发展过程》的署名文章。都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考察分析现在的宗教现象和宗教问题，指出，如果断章取义地把马克思早期批判宗教的个别无神论观点作为马克思宗教思想的精髓，作为研究当代宗教问题的出发点，既不符合

马克思的本意，也束缚了自己的头脑。

这次关于“宗教鸦片论”的“南北战争”，如果从郑建业主教在《宗教》上发表《从宗教与鸦片谈起》算起，大约历时十年左右。这场争论的根本意义在于它开辟了或标志着我国宗教哲学发展的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即我国的宗教研究和宗教哲学研究开始从根本上跳出了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藩篱，开始驶入了学术化的发展轨道，从而为我国宗教哲学的崛起和高歌猛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营造了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

赵朴初居士于1981年1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对宗教方面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与体会》的长篇文章，坚决支持了罗竹风先生对“宗教鸦片论”的探索，作为对罗竹风先生的积极呼应。

7. 丁光训主教说，通过争论，人们“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之说，有了恰如其分的理解和评论”，看作是上个世纪80年代宗教研究上“所取得的一个重要突破”，并且断言：“看来，这一场‘鸦片战争’已经基本结束”，因为“在从事研究的学者中”虽然还有人在这方面继续“写文章”，但是，继续在宗教的“鸦片本质”上“做文章”的却“已经很少很少了”，也就是说，经过这场论争后，我国的宗教研究和宗教哲学研究的列车脱离了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旧轨道，驶入了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学术轨道。

8. 1982年中共中央采纳了以罗竹风先生为代表的正确意见，在中发【1982】十九号文件中，包括中发【1991】六号文件中，改变了几十年的行文习惯，都没有使用“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作为宗教工作的一项内容。“第三次鸦片战争”的胜负，已经有了明确的定论。

（二）现代宗教研究的奠基人。

如果说赵朴初居士做为宗教界的领袖，从宗教政策制定和法律法规酝酿方面参政议政，保持宗教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话，罗竹风先生则是从宗教词典编纂、宗教学术研究方面，保持正确理论导向的理论先锋。

1. 1980年，罗竹风担任《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和《宗教卷》主编时，明确提出《宗教卷》的编写要求——编写工作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以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核心，坚持内容的客观表述，努力把握好既反“左”又反右这个度。全书的框架应当体现全方位、多角度的设计要求，条目设置应当覆盖宗教的全部领域，条目内容应当达到史论交错、全面阐述的学术要求。他注意落实从组织编写队伍、拟定所收条目、分学科写稿样，组织样稿讨论，到全面铺开编写等各个环节的工作，他带头撰写“宗教”这一领头条目。实事求是地评价宗教，曾经受到学术界的好评。钱学森先生也给予高度赞赏。在钱学森先生致赵朴初信中曾经写道：“我想根本的问题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

如何正确认识宗教。记得我以前向您说过：宗教是文化。这个意思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的开篇，罗竹风、黄心川的《宗教》一文中也说：‘在人类的文化知识活动领域中，宗教一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而得到肯定。’可见，罗文的影响之大、影响之广。

《宗教卷》的出版，填补了中国百科全书领域内宗教门类的空白。罗竹先生功勋甚伟。

2. 1979年，罗竹风先生在担任任继愈任主编的《宗教词典》讨论会上，坚定地主张删去“无神论”词条，认为它不属于宗教学范畴。在他的坚持下，无神论这个概念被从宗教词典中剔除。罗竹风先生消除宗教定义上的“教条主义”，还表现在1980年他筹建上海市宗教研究所的做法上。人员除了宗教事务局的转岗干部萧志恬任所长外，宗教所还借助了各教会的学者。后来还从大学中文、历史、哲学专业的毕业生中录用科研人员。他借助宗教人士创立宗教学的做法，是为“宗教”正名，给“信仰”者地位。管理干部、宗教人士和年轻学者相互尊重，共同推进宗教学研究，是上海宗教学研究的一大优势。

3. 罗竹风先生在对宗教长期研究和实践中，写下了大量的宗教研究文章：《周总理与宗教工作》《关于宗教与鸦片》《关于宗教研究的若干问题》《认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学习新宪法第三十六条的体会》《关于我国宗教工作

的意见》《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几个问题》《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研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体系》《宗教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开拓宗教学研究的新领域》等，这些文章从标题到内容，与赵朴初居士的讲话与文章的内容基本是相通的，证明他们是长期默契的亲密朋友。

（三）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理论的开创者

1. 1983年，罗竹风担任《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一书的主编，他明确要求全书的结论必须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研究人员必须分期分批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了解，掌握第一手资料，通过对500个实例的研究，为制定党的宗教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一书，论证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的基础和方针，成书之后，“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观点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在国际上，被翻译成英文和日文出版。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党中央采纳了这上观点，开创性地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命题。赵朴初居士在1987年3月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从一九八〇年本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到这届代表大会期间，中国佛教开始走上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协调的道路。佛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的基本条件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的基本条件是，党和国家从政策

上、法律上尊重和保护佛教徒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另一个方面的基本条件是，佛教徒爱国守法，拥护党和政府的领导，积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并且在以后的全国政协会议上的许多场合，反复强调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相适应问题。

在学术界和宗教的努力下，一九九〇年，党中央采纳了这上观点，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政策导向，继而成为党的宗教工作的三个基本方针之一^[13]。罗竹风先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2. 罗竹风先生在宗教问题上敢于讲真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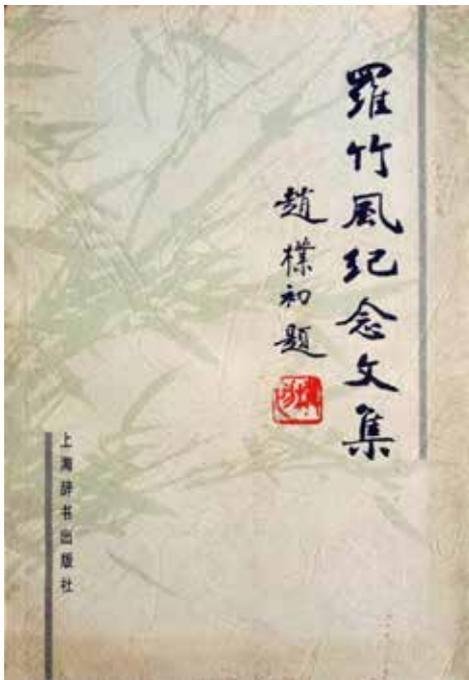
他说“对宗教信仰者要同样对待，不应另眼相看。凡是对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有所贡献的，不管信不信教，都应当受到表扬和尊重，绝不能对教徒的功绩，任意打折扣以至于全部抹煞。人们向善的动机纵有不同，但是可以起‘殊途同归’作用吗？”

“我们现在为什么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问题呢？因为它是客观存在，而且又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问题。而现在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经常接触到的现实问题，需要我们做出一定的阐述和解答。因此，宗教怎样与社会主义共相适应并发挥其应有的作

用，便提到宗教研究工作者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从党和政府角度来说，只有正确而又认真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才能更快地促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凡属人民内部的问题，必须采取启发、劝诫、诱导和顺应的方式，对待宗教问题，用行政命令或简单化的办法，都是无济于事的。”

“宗教在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将长期存在。在无神论（形式上如此）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度，宗教等于汪洋大海里的孤岛，随时有被冲击、淹没的危险；而在占人口约百分之九十的汉民族，信仰宗教的（狭义说）又占少数。我们往往喜欢以意识形态作为界定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的公式，不真正了解宗教，甚至对宗教采取粗暴干涉的态度，使信仰自由政策不能很好贯彻。过去，在各条战线上‘左’的错误是主要的，那么宗教工作可能更为突出，这是毋庸讳言的。但竟然有人还说什么宗教政策是右的。这岂非南辕北辙，驴唇不对马嘴！任何事物都不是凝固和静止的，在某种条件下，宗教难免有所发展，不认真进行调查 research，不作定量、定性分析，撇开总的历史社会根源，而只从现象看问题，应当说，这不是一种客观的态度。在信仰问题上，永远不能少数服从多数，恰恰相反，只能多数尊重少数。应当在求同存异的大前提下，允许宗教徒有信



赵朴初为《罗竹风纪念文集》题签。

仰自由，这也是堂堂正正载入我国宪法的。最好是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全国人民同心协力，为建设社会主义‘四化’竭尽所能。至于信仰问题，不妨悉听尊便，这就是我对宗教问题的一个大致认识。”^[14]

（四）结束语

名人去世后，值得赵朴初居士写挽诗的有两种情况：一是国家领导人，如毛主席、周总理、邓颖超、邓小平、陈毅等；二是尊长和故旧好友，如叶圣陶、胡愈之、谢冰心、雷洁琼等。赵朴初先生为罗竹风写了感情真挚的纪念词。这一事件本身说明，罗竹风先生在宗教理论研究和学术创新方面建树很多，极大推动了在宗教理论方面的拨乱反正，获

得赵朴初居士的充分认同和高度赞赏。罗先生遵照陈云同志提出的“不唯上，不唯书，唯真唯实的”的大无畏精神，敢于挑战“左”的传统习惯势力，对“宗教鸦片论”的论断敢于讲真话，讲实话，在这个问题上，朴老和罗老他们的心是相通的，观点是一致的，共同的事业与共同理想，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使命，把两颗忠诚纯洁和求真务实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谱写了两位著名人物的这段美好佳话。（2020年5月初稿，8月6日修改）

注释：

【1】《赵朴初韵文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13页。

【2】《中央转发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乌兰夫刘格平对新疆分局关于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意见》。

【3】《陆定一同志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总结》，

【4】《中央统战部张执一副部长在宗教工作专业会议上的讲话（根据记录整理）》，

【5】游骧 刘俊望：《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观的几个问题》，原载《新建设》杂志1963年9月号。

【6】《文汇报》1964年4月21日，1964年，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予以转载。

【7】《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谈话的要点》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

文集》第6卷第239页。

【8】“宗教的五性”论，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一九五七年第七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提出来的：“在我国，一部分宗教又带有民族性和国际性。宗教的影响在一定范围内，既广且深，它影响到民族关系，有的还影响到国际关系，……有些人不懂这一点。他们看不见宗教的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它的长期性，他们只看见宗教是迷信，是鸦片烟。”同时也阐明了宗教的复杂性特点。在一九五八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李维汉正式提出宗教具有“五性”特征：即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

【9】《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八月第一版，第57—58页。

【10】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

【11】《罗竹风传略》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一版，第205—206页

【12】《罗竹风传略》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一版，第206—207页。

【13】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14】《罗竹风传略》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一版，第213—214页。

赵朴初禅意韵文作品赏析（二十七）

李 斌

陇行题咏

九月十一日中秋夜，兰州市人民政府招待会

齐云西北有高楼^(一)，俯视黄河灯火流。虽是无风亦无月，满天花雨赏春秋^(二)。

【原注】

（一）招待会于市府大楼屋顶广台上举行。古诗：“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

（二）黄河铁桥满悬彩灯，南北两岸均放焰火。

【说明】

1992年9月10日，“首届中国丝绸之路节”在兰州举行，赵朴初作为国家领导人应邀出席，夫人陈邦织陪同。

【欣赏】

佛眼所见皆佛。在诗人的眼里，美丽富饶的兰州就是宛在云天、飞花似雨的佛国净土。

九月十二日，记贡唐仓喇嘛⁽¹⁾

赠我千年像，感师万世情。我聋师语少，心印佛前灯。

【注释】

（1）贡唐仓·丹贝旺旭（1926—2000），藏族。西藏甘丹寺第五十色持，拉卜楞寺四大色持的第一位、贡唐仓第六世。四川若尔盖人。从1979年8月起，贡唐仓活佛历任甘肃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常委，第五、六、七、八届委员会副主席；从1981年12月起历任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会委员，第八、九届委员会常委；1980年2月起任甘肃省佛协副会长；1981年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1987年3月起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2000年3月1日在甘肃夏河县拉卜楞寺圆寂，享年75岁。

【说明】

这天，赵朴初夫妇专门登门看望贡唐仓活佛。作为宗教领袖，贡唐仓活佛早早地迎候在大门口，向赵朴初夫妇敬献了哈达，又手牵手来到二楼，在藏族气息浓郁的客厅内，品着奶茶，亲切交谈，气氛很是融洽。德哇仓活佛也特地从甘南赶来，迎请赵朴初赴拉卜楞寺，赵朴初表示了谢意。临别，贡唐仓活佛请赵朴初参观他的佛堂，佛堂庄严朴素，幽静异常，佛龕内各种佛像金碧辉煌，供桌上酥油灯闪烁着蓝色的火焰，长明

不息。赵朴初点燃檀香，双手合十，以佛家的大礼拜释迦牟尼像。他的虔诚感动了身后的每一个人，贡唐仓活佛捧过一尊身披红色袈裟的精致小佛像说：

“这尊长寿佛是从印度传来，有千年的历史，很珍贵，是文物，呈赠给朴老供奉，也祝朴老健康长寿。”赵朴初表示了感谢，用双手将佛像捧在胸前，在大家的护送下轻轻地上了车。赵朴初对这尊佛像爱不释手，带回北京后，供奉在家中佛堂内。

【欣赏】

诗很短，却表达了诗人对活佛的敬重，这是一片真情实意，是诗人待人接物一以贯之的表现，让每一个与之交往者感念在心。

九月十三日，河滨散步

散步黄河滨，默念黄河恩。孕育我民族，黄河是母亲。何以报亲恩？视汝寸草心。此心无穷尽，誓待黄河清。

【欣赏】

13日中午，诗人夫妇来到白塔山下的黄河边散步。这里被辟为滨河公园，但见垂柳成荫，绿草如织，风景异常优美，被誉为西北的“塞纳河”。缓步过中山铁桥，观赏了古老的黄河水车，又来到象征着哺育了中华民族的“黄河母亲”雕像旁，观此雕像，诗人触景生情，吟出此诗。

诗人一生以知恩报恩为行愿，致力报四恩，以黄河喻母亲，亦是报国家恩，

充分表达了诗人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

九月十四日，河西道中过武威（三首）

译经存舌罗什^(一)，犯难忘躯念奘公^(二)。千古凉州豪杰地，故应天马看行空⁽¹⁾。

由来圣哲经行处⁽²⁾，智慧慈悲教化行。鲁殿灵光⁽³⁾存海藏，还期善护免侵袭^(三)。

殷勤赠我王杖简，古来敬老事堪钦^(四)。顾余持杖廿年矣，德薄徒惭马齿增。

【原注】

（一）鸠摩罗什译经于凉州，生前发誓云：“如所译经无误，死后焚身舌不烂。”后果然。

（二）奘师西行，曾滞留凉州月余。

（三）市有海藏寺，为园林部门占据大半，钟楼被改为厕所。

（四）市府赠我以仿制出土汉代青铜马及汉简，简书王杖令：年七十者赐杖。

【注释】

（1）天马看行空：西汉时期，西域大宛国出产一种名马可以日行千里，被称为西极天马或天马行空。汉武帝派使臣出河西走廊武威郡，带上金银珠宝去换这种千里马，大宛国王毋寡杀了使臣侵吞财物。汉武帝大怒，派李广利率军讨伐大宛国，取得西极天马3000匹。武威雷台汉墓曾出土东汉时期文物马超龙雀或马踏飞燕。

(2) 经行地：修行者为提高对身体的明觉度和摄受力，锻炼心念对身体的控制，旋回往返于一定之地叫“经行”。

(3) 鲁殿灵光：意思是比喻仅存的有声望的人或事物。出自《鲁灵光殿赋》。

【欣赏】

14日，诗人出兰州，沿河西走廊而行，第一站抵达武威市。这里有鸠摩罗什、玄奘的遗迹，曾出土珍宝马踏飞燕，这些，诗人在第一首诗里如数家珍，表达了诗人对先贤的怀念，也反映了诗人学识的渊博。

第二首诗是写关于武威市海藏寺的。当时，诗人来到海藏寺，听僧人们反映，此寺一直被园林部门占领，僧众返回寺院进行正常的佛事活动，被园林局的工作人员驱赶出来，虽然进行过多次协商，但僧人进寺时，每天还得买票，下班时，园林局职工还要锁上大门，而钟鼓楼也被改作公共厕所……”当时，诗人非常激动，他严肃地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的宗教政策在全国都得到了很好的落实，然而，在我们武威市还发生着一系列侵犯宗教场所、侮辱僧众的事件，钟鼓楼竟然作了厕所，对于这种行为我非常痛心，这种做法是置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于不顾，极大地伤害了广大信众的宗教感情。我劝在座的各位领导同志学习一下国家有关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7条规定，限制妨碍僧人正常宗教活动的应

判2年的徒刑。我们理应尊重海藏寺的历史，认真落实好党的宗教政策……”诗人以诗抒怀，指出寺院是圣哲慈悲智慧教化之地，珍藏着许多珍贵文物，应该加以保护。

第三首诗为答酬之作。诗人受到武威市领导的热情接待，并获赠贵重礼物。诗人自谦“德薄徒惭马齿增”，表现了诗人一贯谦虚谨慎的风范。

宿张掖，十五日上午，访大佛寺⁽¹⁾

久专美誉金张掖^(一)，一自河西四郡开。五十年前常老^(二)⁽²⁾记，民饥城野满尘埃。今朝复见容光焕，麦黍甜瓜万吨堆。地利还须人事善，巍巍身相见如来^(一)。

【原注】

(一) 河西富饶之地为武威、张掖，素有金张掖、银武威之称。

(二) 常老，谓常书鸿。

(三) 大佛寺卧佛长三十三米。

【注释】

(1) 大佛寺：原名迦叶如来寺，因寺内供奉释迦牟尼涅槃像，又名“卧佛寺”，为历代皇室敕建的寺院。这里保存有全国最大的西夏佛教殿堂——大佛殿和最完整的初刻初印本《永乐北藏》，是集建筑、雕塑、壁画、雕刻、经籍和文物为一体的佛教艺术博物馆，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常老：(1904-1994)，常书鸿，满族，别名廷芳，河北省头田佐人。擅

长油画、敦煌艺术研究。1923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1932年毕业于法国里昂国立美术学校，1936年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美术专科学校。历任北平艺专教授，国立艺专校务委员、造型部主任、教授，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1943年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1949年后历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员、国家文物局顾问。甘肃省文联主席，第三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文联委员。

赵朴初与常书鸿交情深厚，曾赞誉常书鸿为“敦煌守护人”。

【欣赏】

诗人来到张掖，想到常老所记从前张掖的贫穷景象，深为张掖的巨变感到惊喜。“地利还须人事善”，诗人由衷希望国家富强，政治清明，人民安居，共护这些国之宝物。

九月十六日下午，抵敦煌，傍晚，游鸣沙山、月牙泉（二首）

十年黑风吹，人间几生灭。鸣沙沙不移，流泉泉不竭。赞叹老尼，坚坐千万劫。^{（一）}

禅房清净不在大，佛像庄严不在多。为语此方诸善信，重擎智炬意云何？

【原注】

（一）此地原有佛寺。“文革”中被毁，僧众被逐，独有一老尼坚持不肯

去。地方当局近有恢复宗教区之议。鸣沙山为世界五大沙山之一。

【说明】

诗人来到敦煌，作为佛教领袖的他，想得更多的还是佛教。他赞叹鸣沙山和月牙泉之美，更赞叹坚守信仰的老尼，以“坚坐”度过了“文革”之浩劫。

第二首诗表达了诗人的佛教建筑观，即庙不在大，像不在多，而要具备清净、庄严。更重要的是，要把佛教的智炬代代相传。

九月十七日，参礼莫高窟， 赠敦煌研究院段文杰院长^{（一）（1）}

感君扶病导我观，讲图讲史兼说法。巨塑仰观天九重，壁画笔锋细如发。经变西方与琉璃，故事本生兼神话。众生种种无穷尽，悉皆摄受广采纳。呼吸风云暨八表，内取道家外希腊。古之作者之精诚，今之学者之通达。护持象教感恩多，俯仰兴怀而涕下。

【原注】

（一）上午参观后，在客厅小坐。厅内置贵宾题名册，余方取笔待书，段老云：我们要求不止签名。乃搁笔至餐室午饭。饭后稍休，复入厅书此诗。段笑云：观子之脑力，尚可住世二十年。

【注释】

（1）段文杰（1917—2011），四川省蓬溪县人。擅国画，1945年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曾任敦煌艺术研究美术



组组长、敦煌研究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甘肃分会副主席，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敦煌彩塑艺术》、《敦煌壁画概述》、《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等。临摹敦煌壁画384幅，在国内外多次展出。撰写论文数十篇，出版有《段文杰敦煌艺术研究文集》、《段文杰敦煌壁画临摹集》等。2006年获“中国造型表演艺术成就奖”，2007年获“敦煌文物和艺术保护研究终身成就奖”。

【欣赏】

从原注看，诗人是应段文杰院长之请而赋此诗，为一首叙事诗。“感君扶病导我观，讲图讲史兼说法。”这天，段文杰院长生病，但还是坚持为诗人导观，诗人表达了感谢之情。“密宝宝藏

为我开，电光照处神思发。巨塑仰观天九重，壁画笔锋细如发。”莫高窟标志性建筑九层楼下，段文杰院长打电筒照明。石窟的顶部直到四面墙的底部，全是精美绝伦的壁画。摩尼宝盖、莲花彩云生动无比，舞女们舞于空中，反弹琵琶，飘飞自如。描绘了西方极乐世界的美丽无比，有名的舞剧《丝路花雨》就是根据这些壁画创作的。“经变西方与琉璃，故事本生兼神话。众生种种无穷尽，悉皆摄受广采纳。”这是写参观中唐220窟，壁画《维摩法经变相》中，帝王、大臣、长者、居士和文殊菩萨等形象神态各异，而维摩诘奋髯探身，目光炯炯，表现了与文殊菩萨对话时激动、兴奋的刹那景象。“呼吸风云暨八表，内取道家外希腊。”这是写参观285窟，

绘有古希腊的日月神，有中国的日月神，有古印度的日月神，还有其他国家的日月神，是佛教艺术传入中国吸收本土艺术而形成的代表作。“古之作者之精诚，今之学者之通达。护持象教感恩多，俯仰兴怀而涕下。”最后四句为抒情，诗人对古人精诚多才、今人通达博学表示赞美，对大家护持佛教、保护文物表示感谢。而诗人在莫高窟，俯仰之间，念天地，叹古今，情怀百般，让诗人有泪下之感。八十多岁的诗人，在短短的时间，写出这首长诗，难怪段文杰院长要赞美诗人，认为看诗人的脑力，还可住世二十年。

九月十八日，参观西千佛洞⁽¹⁾

唐前塑绘赏剩残，宋元以下无讥焉。
改头换面神凋丧，清人续貂不忍观。复兴像法待何年？

【注释】

(1) 西千佛洞位于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之西而得名，距离敦煌市区约35公里，开凿于党河河岸的悬崖峭壁上，开凿年代从北魏、西魏、北周一直延续到五代、回鹘时期。是敦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藏于巴黎的敦煌遗书记载，西千佛洞的开凿时间应早于敦煌莫高窟，最晚也与莫高窟同一时期。

【欣赏】

面对西千佛洞历史上精彩塑绘所剩无几，近人的拙劣补绘是为狗尾续貂，

让诗人感慨不已：中国佛教文化的真正复兴要待到什么时候？

九月二十一日，乘京兰铁路列车返京， 应列车队同志之请题词

列车兄弟倍殷情，十日尘劳一梦清。
梦里风雷奔腕底，众惊天马老能行。

一九九二年九月

【欣赏】

诗人结束了甘肃之行，是时诗人虽然已是85岁高龄，但神清气爽，精力旺盛，充分展现于此诗中。

诗人为列车队题词，感到腕力充足，腕底似有梦里飞雷，还以“天马”自喻，谓其书法如天马行空，自在洒脱，不因老而受影响。

诗人为人热情，以书法广结善缘，每到一处，对求书求词者总是有求必应，展示了一片慈悲喜舍的佛子情怀。



愿为天龙护象王

——赵朴初与东林寺及江西佛教

张净林

永怀之什

64

赵朴初研究

ZHAO PU CHU YAN JIU

江西庐山西麓，草木掩映中，坐着千年古刹东林寺。东林寺建于东晋大元九年（384），为庐山上历史悠久的寺院之一。东林寺是佛教净土宗（又称莲宗）的发源地，也被日本佛教净土宗和净土真宗视为祖庭。1983年，被国务院列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国家著名佛教道场、江西省三大国际交流道场之一。

东林寺在新中国的发展，也一直牵动赵朴初的心。

早在1958年8月，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赵朴初，曾到庐山视察，参访了东林寺，礼拜了远公塔。慧远（334—416），山西人，入住庐山东林寺，与刘遗民等人，在阿弥陀像前立誓，这是佛教史上最早的结社，这一结社的目的就是专修“净土”之法，以期死后往生“西方”。故后世净土宗尊慧远为初祖。当时的名士谢灵运，钦服慧远，替他在东林寺中开东西两池，遍种白莲，慧远所创之社，逐称“白莲社”，因此，后来净土宗又称“莲宗”。

赵朴初写下《云淡秋空·游庐山，

访远公塔。塔前有明刻谢灵运撰铭》，表达了对远公、谢灵运等前贤的敬仰：

偿梦庐山，屏风九叠，沓峰回峦。倒挂银河，心清玉峡，魂动前川。寻来一塔摩天，刹那现、东林昔年，谢老词华，远公行业，激荡胸前。

那是“政治挂帅、大炼钢铁、大砍林木”的特殊时代，东林寺山林遭毁，建筑被破坏。赵朴初对东林寺的文物保护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并对时任东林寺方丈的广度法师说：“希望你们把东林



寺照看好，东林寺是我国佛教净土宗祖庭，将来是很有希望的！”

第二年，周恩来总理在江西省长邵式平陪同下也到了东林寺视察。总理指示说：“东林寺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圣地，破庙要修复。”还严肃的对大家说：“自古有识之士，对文物爱护有加，我们应该比前人做的更好些。”庐山管理局认真贯彻周总理指示，拨款5万元，修复东林寺，又申报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统战部门找到果一法师，请他主持东林寺。果一法师不遗余力，白日率众垦荒做农活，晚上领众坐香念佛，尽心维修文物、励精图治，至1966年，东林寺已有了一定的规模。

“文革”中，东林寺再遭严重破坏，果一法师下放农场劳动。“文革”结束，党中央拨乱反正。庐山管理局决定恢复东林寺，礼请果一法师再返东林寺，重任主持。同年，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东林寺列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作为全省第一个佛教场所向国内外正式开放。

1987年2月，果一法师利用参加中佛协第五届代表大会之机，向赵朴初任汇报了东林寺的情况。赵朴初说：“东林寺是开山祖师慧远大师的道场，在他的巨大影响下，东林寺被尊为佛教净土宗祖庭。他首倡弥陀净土思想，提倡阿弥陀佛佛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就起于东林寺，开启了一代宗风。在我国佛教界有着很大的影响，一定要注意

把这所寺院建设好和管理好。”应果一法师的恳请，赵朴初为东林寺题写了名额。

果一法师致力恢复东林寺，为培养人才，又着手办东林寺净宗佛学院。他很忙，委托时任中国佛学院教务长的圣辉法师代请赵朴初题字。圣辉法师在电话里建议，要题就题“江西佛学院”，果一法师觉得很好，赵朴初就题写了“江西佛学院”。1992年元月，赵朴初在上海龙华寺召开了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座谈会。果一法师在发言中提到佛教人才的缺乏和培养人才的困难，还提到他在东林寺的经历。当时果一法师情绪非常激动，声泪俱下，在场的代表无不感动，更增添了大家办好中国佛教教育的责任和决心。

赵朴初对东林寺的修复、建设、道风等等问题一直很关注。果一法师为修复东林寺曾多次向赵朴初请示汇报，每次赵朴初都认真听取汇报，并有具体而明确的指示。正是在赵朴初的关怀下，在地方宗教部门和海内外四众弟子的大力支持与共同努力下，在果一法师的直接领导和运筹下，东林寺经过短短几年时间，就在原寺的废墟上建设起了宏伟、壮观的寺院殿堂。果一法师多年来为修复东林寺奔走劳累、积劳成疾，不幸于1994年3月圆寂，赵朴初非常悲痛。

为选东林寺继任方丈、搞好东林寺的建设，已近90高龄的赵朴初不知费了多少心血，他不是写条子就是打电话，

高擎三法印
天龍八部護東林

趙朴初和南拱賀並書



淨念一心傳
沙界眾生皈樂土

傳印法師住持東林寺陞座之慶



赵朴初贺传印法师升座的对联。

曾多次与中佛协人员商量，并和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江西省佛教协会会长一诚法师及地方宗教部门领导沟通。大家研究认为：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佛学院副院长、正在浙江天台山下方广寺闭关的传印法师是果一法师弟子，曾在江西地区潜修多年，对自己要求严格，学问、修持均好，对东林祖庭情感深厚，尤其对净土宗教义的研究和念佛法门的修持、解行并重，深造有得。由传印法师继任东林寺方丈堪称最佳人选。赵朴初和各有关方面领导均一致提议，礼请传印法师兼任东林寺方丈。

赵朴老和中国佛协决定派中佛协副秘书长倪强赴杭州天台山下方广寺看望并邀请传印法师。临行前，倪强把邀请的方法、步骤和时间安排向赵朴初写了报告，赵朴初于1994年7月19日批示：“很好。请代向传印法师问讯，祝愿他住持净土道场，振兴宗风，一切无碍。”同时“希望他为法保重健康”。传印法师为潜修，于1991年9月闭关。在三年

的闭关，他除用很少时间辅导方广寺的僧人学习佛经外，其他时间全部闭关学修。每天除学修和念阿弥陀佛（每日念两万次以上）外，还要念经祝愿赵朴初健康长寿、祝愿中协会法务昌隆，以报答赵朴初和中国佛协对他的培养和关怀。闭关期间他每月的生活费，由中佛协发放，中佛协还两次派人看望他。闭关，传印法师对自己要求严格，拒见客人，学修认真，生活特别艰苦，中佛协发给他的生活费除内作生活费外，还把节余的3000多元钱寄给中国佛学院购买图书，并多次告诉有关领导、法师和寺院，不要去看他，也不要给他供养金，给了他也不收等等。他闭关中刻苦学修和严格要求的精神，在当地信众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受到了广泛好评。

传印法师本是想闭死关（一直到死

闭关）的，他在1994年7月24日给赵朴初的信中曾说：“传印自三年来天台山闭关念佛之日，曾自设想终生居于学地”、“故将红祖衣、黄海青皆送与他僧结缘了”。但想到赵朴初已近90岁高龄还天天为佛教事业操劳，想到果一法师的圆寂和东林寺的目前状况，想到中国佛协和江西省佛教界及地方宗教部门对他的恳请和期望，他应允了中佛协的请求。他在信中最后说：“传印惶恐之余，窃念业缘之实难思议，时至今日，已不得不硬却头皮，不惜一束骨，去勉为其力了。”

传印法师兼任东林寺方丈，这是赵朴初和中国佛教协会礼请的，为体现中国佛协的重视和关心，并为光耀祖庭，把东林寺搞得更好，经研究，在传印法师升座时，拟请赵朴初写一幅中堂并配



庐山东林寺，寺名为赵朴初题。



赵朴初题虚云纪念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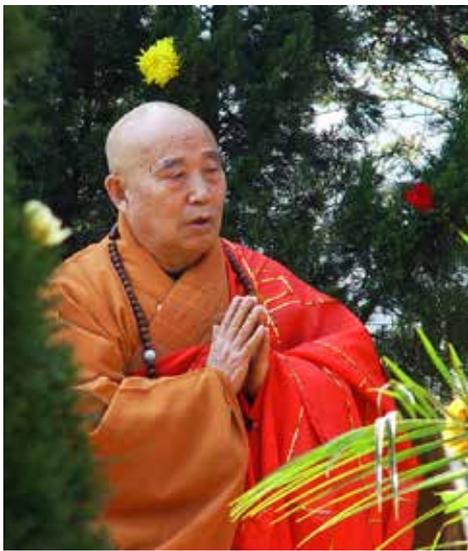
副对联，中佛协奉赠玛瑙佛珠一串、木雕如意一把、说法拂尘一只、绣花祖衣一件、黄绉海青一件。当倪强向赵朴初报告这一情况后，赵朴初于同年7月28日批示：“很好。要我写的全写”、“东林寺是净土宗第一，传印法师任住持，我会应有较郑重的表示，因此派哪一位法师去道贺？是请明旻法师去？还是请妙湛法师去？请考虑。”后又注上：“南京金陵刻经处有绣的大‘佛’字中堂，似可作中佛协贺礼赠送。”根据赵朴初的指示，决定请中国佛教协会委员会原副主席、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厦门南普陀寺方丈妙湛法师和倪强一起，并带

三位年轻法师提前去，以便帮助做好升座的准备工作。赵朴初精心撰写了对联一副，联曰：

净念一心传，沙界众生皈乐土；
高擎三法印，天龙八部护东林。

1994年9月11日，金风送爽，丹桂飘香，庐山东林寺内挂满佛教彩旗，大雄宝殿内钟鸣鼓响，梵音嘹亮，传印法师升座典礼隆重举行。来自北京、辽宁、福建、浙江、湖北、内蒙等15个省、市、自治区的佛协领导，各大寺院长老、佛教院校师生，还有来自日本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当地的四众弟子上万人参加了庆典。气氛之热烈、祝贺人数之多，极一时之盛。升座法会一切圆满，倪强回京后向赵朴初作了汇报，赵朴初听了十分高兴。后又写一条子说：“传印法师住持东林寺消息，应在《法音》报道，因是净土宗第一祖庭，所以要重视。最好有图片。”由此可看出赵朴初对这一事是多么关心，想得又是多么周到！

传印法师主持东林寺工作后，整顿领导班子，加强道风建设，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速了各项建设，有效地进行了管理。由于过于劳累，传印法师于1996年冬得病住院了。传印法师住院期间，得到了赵朴初和中国佛教协会的热情关怀。赵朴初于12月28日给倪强写了一条子：“传印法师的病，要加意照护，请医生仔细检查治疗。他的有关亲人可请他们来北京看看他，不要让



传印法师在东林寺。

法师病中劳累，我个人供养一千元，给他有关亲人作旅费之用，请不要告知传印法师，免得他推辞”，还在旁边批注：传印法师“住医院能单人一间房？”根据赵朴初的指示，倪强请其家人来京对法师进行看望，把赵朴初供养的一千元人民币交其亲人作路费，并安排工作人员对法师进行照料，还同院方联系让法师单人住一间病房。传印法师对赵朴初和中国佛教协会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很感动，说：“朴老自己有病住院，工作又很忙，还这样惦念我，想的又是那么周到，我感到很温暖，深感中国佛协就是我的家，朴老就是我的亲人！病愈后一定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报答朴老和中国佛协的深切关怀！”

传印法师病愈后即回到东林寺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按照赵朴初的指示，为使东林寺各方面工作再上一个新台

阶，在佛教界更好地发挥其祖庭作用，产生更大的影响，率领四众弟子，有效地开展了各项工作，取得了可喜效果。传印法师将有关情况报告赵朴初，赵朴初十分高兴，立即为传印法师写去回信：

传印法师座下：

奉读惠书，敬悉东林寺得公住持，气象光昌，人天欢喜。东林为净土宗第一道场，我国寺院无论禅（宗）台（天台宗），几无不念佛。日本净土宗与净土真宗信众几逾彼邦佛教徒之半数，是以东林祖庭之兴隆，实与东北亚大乘佛教有极大关系。祝愿高擎法印、放大光明，并祈起居安乐，久住度生，至所企禱。

朴初自今年四月即病住医院，到今已逾半载，医师尚未许出院……专此敬颂，一切吉祥。

赵朴初和南 十·十九

2016年，传印法师将赵朴初这封亲笔信转赠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收藏。

赵朴初在病中给传印法师写的这封关怀备至、热情洋溢的信，言简意赅，不仅指明了东林古刹的地位和影响，还指出了今后工作的方向，并对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这对该寺四众弟子是莫大的激励。

东林寺在传印法师、继之大安法师住持下，高擎法印，振兴宗风，以本土化、现代化的善巧方便，传播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弘扬契理契机的净土法门，劝引有缘大众同生极乐净土。

江西佛教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禅宗五家七派祖庭，多在江西。赵朴初虽未亲临这许多祖庭，但他一直关心、支持江西佛教的发展，以其生花妙笔，为寺院题词题额，表达他对江西佛教的关注与支持。

一诚法师于1978年底，率先回到云居山祇树堂禅寺旧址，砍竹子，搭茅蓬，恢复出家人生活，并且举行了佛事活动。次年春，和众道友归驻真如禅寺。不久，被推举为真如寺寺务管理委员会委员，任知客，主张先行修复虚云舍利塔，以扩大影响。他专门赴京向赵朴初请示，得到赵朴初肯定和赞许。

1989年，真如禅寺因“农禅好、道风严、规矩正”，赵朴初在上海召开居士座谈会上讲话时，把云居山真如禅寺同福建莆田广化寺、四川成都昭觉寺，列为“都是道风好的道场，可以树立为样板”。1991年，中国佛教协会派出教务部妙青、妙华法师到云居山真如禅寺，就常住“农禅并重”传统的恢复与落实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写出专题调研报告，报送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宗教局领导，并在《法音》刊出，供全国佛教界学习。

关于江西省佛教协会的会址这个老大难问题，一诚法师曾写信向赵朴初求助。在赵朴初的重视下，得到了中国佛教协会的大力支持，其中包括经济上的援助。

赵朴初为云居山真如山题名，为寺内虚云纪念堂题名。一诚法师主修《云居山新志》，赵朴初应请题签，并撰序文，赞颂此志“于前贤伟业，寺宇废兴，山川景物，记述详确，补旧志之未备，供史学之参考。裨益文化，厥功匪少”。

1987年，南昌佑民寺重修，赵朴初欣然写来对联恭贺：

护国护民，喜见象王住世；

非心非佛，恍闻马祖升堂。

又为南昌孟山寺大殿撰联，集《法华经》句：

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暗；

百福庄严相，慈眼视众生。

又为萍乡千年古刹宝积寺题“曹山宝积禅寺”，并题联：

开怀得宝珠，他时示现化城，究竟牛车归一乘；

成功缘积善，此日观瞻梵宇，缤纷花雨散诸天。

此外，赵朴初还为江西省佛协会刊《净土》题名；为宜丰洞山题“洞山禅林”；为靖安宝峰寺题“马祖道场”四个大字；为抚州广昌县“龙凤岩”题名；为吉安净居寺题“净居寺”、“大雄宝殿”等；为萍乡杨岐山题“杨岐普通寺”；为江西武宁县弥陀寺题名；为石城普照寺题“如日山普照寺”；为彭泽县仙真岩龙仙寺题名等。

本文参考资料：倪强《重振净土第一道场》

千载如晤对，心光照天破

——赵朴初与唐玉华寺修复

王赵氏

玉华寺遗址，位于陕西省铜川市五华乡玉华村北2公里的玉华山。原名仁智宫。为唐高祖李渊武德七年（624）营造、贞观二十六年（646）扩建改名为玉华宫，成为唐太宗李世民的行宫。据资料记载，唐玉华宫由9座巍峨的宫殿组成。正殿名玉华殿，玄奘大师自西域回，李世民曾在此召见三藏法师玄奘。另外，李世民御制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及皇太子李治制的《述三藏圣记》皆在此作成。

为了让玄奘大师有一个更加清静的

道场，唐高宗李治永徽二年（651），废宫改名五华寺，敕玄奘在此翻译佛经。玄奘一生翻译佛经74部。660—662年，他在玉华寺翻译完成了其舍化前的最后一本佛经《大般涅槃经》。高宗显庆元年664年2月5日夜半圆寂，享年62岁。不幸消息传到京师长安后，朝野为之悲痛万分。据史料记载，当玄奘遗骨从玉华寺缓缓南下，归葬于长安东郊沙河东岸的白鹿原上时，送葬者达数万人之多。

赵朴初生前多次关心过问唐玉华寺的修复工作，在病榻上也曾接见专程来京拜会他的铜川市主要领导，对修复玉华寺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本文为大家讲述这一鲜为人知的史实，以缅怀这位对中国佛教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大德。

建国初，在唐玉华寺肃成院遗址石窟内曾出土一尊石雕金刚座，是玄奘法师在玉华寺译经期间，于唐龙朔二年（662）请石匠仿制而成的，现在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为纪念玄奘法师，有关方面特意请石匠，按照玄奘在玉华寺敬造的金刚座

ZHAO PU CHU YAN J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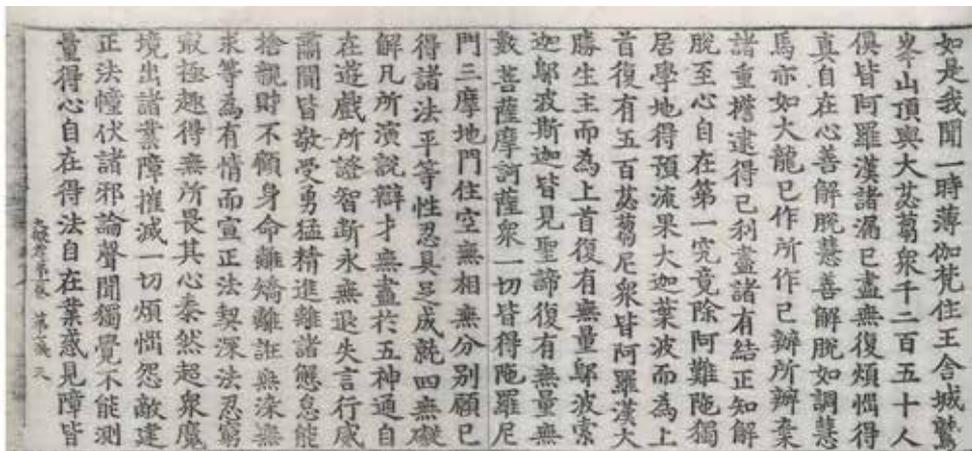
赵朴初研究

永怀之什

71



赵朴初为玉华宫题字。



玄奘法师译经

的大小、型制、图纹，仿雕了一个，陈列在玄奘曾经译经的西安大慈恩寺内，供人们瞻仰。1964年，纪念玄奘法师逝世一千三百年国际法会在西安大慈恩寺举行，赵朴初特意为金刚座题诗一首：

片石勒银勾，象教赖不堕。
虽失天人师，犹留金刚座。
想见翻经手，磨勘往复过。
千载如晤对，心光照天破。

法会组织者特意将这首诗印制在有金刚座铭文的拓片上，作为珍贵纪念品分赠给来自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代表团和代表以及国内外佛学界的知名人士，一时传为佳话。

唐玉华寺的香火经历了1200余年历史，一直延续到清末，寺院消亡，僧人离去，仅留下残垣、石窟、遗构于玉华山中。

玉华山不应就此冷清、沉寂。改革开放之后，修复玉华寺被提上了议事日

程，陕西省佛教界人士通过人大、政协会议，多次呼吁恢复玉华寺，得到了铜川市政府的积极回应。市政府认真研究了佛教界的建议，派员同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玄奘研究中心、中国宗教会等有关负责人协商论证，一致认为，无论是从纪念玄奘法师、合理安排佛教活动场所，还是建设玉华山风景名胜名区，修复玉华寺都是必要的，建议铜川市应尽快启动这一顺乎民意的工程。1993年，赵朴初还应邀为铜川市题写了“玉华宫”“肃成院”等匾额。

1996年11月11日，陕西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发文，同意恢复玉华寺为宗教活动场所。1997年，铜川市成立县级玉华宫管理局，加快了玉华山开放建设的进度，玉华宫景区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风景名胜区，铜川市政府采纳佛教界建议，同意将原玉华寺旧址作为修复玉华寺和建立玉华山玄奘纪

念馆之用地。

建设玉华寺，不仅是铜川和陕西佛教界所关心的一件大事，也是海内外佛教界共同关注的一件大事。1997年12月28日，铜川市主要领导专程拜见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征求对修复玉华寺和修建玉华山玄奘纪念馆的意见。赵朴老在北京医院病房，就修复玉华寺和建立玉华山玄奘纪念馆，对修复玉华寺和修建玄奘纪念馆给予肯定，提出了明确要求。他说：“你们要修复玉华寺，建立玄奘法师纪念馆，我很赞成。玄奘三藏法师，就是玉华三藏法师，又叫三藏法师。大师呀，上师呀，都不要。要我写纪念馆名，我就写‘玄奘三藏法师纪念馆’。日本有个寺院，在奈良，是玄奘法师创立的法相宗宗派，里边有个三藏院，供有玄奘法师的像，是尊坐像。玄奘法师的像要塑好，很不好办，非常难。玄奘法师这个人，他的相貌非常庄严，庄严如神，像神一样庄严。美仪如画，相貌非常漂亮，非常好！我见过很多设

计的玄奘法师像，我看还没有一个画得好的。日本那个玄奘法师像是红木的，是玄奘法师的译经坐像。关于寺院建筑布局，寺院内要多种些树，植树造林是寺院的优良传统。一进寺院山门，两旁都是树，‘禅房花木深’呀！再进去就是大殿，是佛殿。不要天王殿，天王殿是朱洪武的时候，他下令造的，一定要建天王殿，要造弥勒像。因为南宋抗金的时候，民间有个弥勒教，是抗金元的，他就迎合民众心理。朱元璋做了皇帝后就命令天下寺院都要建天王殿。所以这个殿不要。一进寺院，有很多树，再进去就是大殿，里面就塑一尊佛像，像不要塑得太多。我看是要两座大殿，前面一间佛殿，后面一间是玄奘殿，供玄奘像。够了，不要造得太多，简单一些，朴素一些。这是我初步想法。”

“建筑设计，最好是仿唐的。梁思成是了不起的建筑学家，他的学生现在清华大学还有，请他们来设计。梁思成曾经在扬州搞了个鉴真纪念馆，设计是



赵朴初为金刚座题诗。

好的，是仿唐的。他设计的墙呀、柱子呀，都不油漆，朴素得很。可是后来，原住持和尚圆寂后，新住持把柱子油漆了，好心好意办了坏事，洗不掉了。所以，寺院的建筑，我想还是请梁思成的学生来设计，这是我的想法。”

“铜川的玉华寺应该是仿唐建筑样子，有走廊的，朴素一点，不要追求华丽、金碧辉煌。造像以少为主，主要是把像造好。这样人进去以后，思想集中。像少一点，反而显得庄严，这是我的想法。”

“你们修建玉华寺、玄奘法师纪念馆，我非常赞成。我们会支持你们的。”

“玄奘法师这个人了不起呀！你想，他从印度回来后，译经译了1300万字，现在恐怕世界上也没有一个人翻译过这么多文字，了不起呀！译那么多的经，真是了不起呀！中外、古今还没有人翻译那么多的经，而且还是古文、梵文，这个真是了不起呀！他最后翻译的《大般若经》600卷，就是在玉华寺翻译的。过去，一卷大概是10000字，600卷就是600万字，了不起！佛教徒现在日常念的《心经》，就是那部经的中心精髓。因此，修建玉华寺，是好事情，我是赞成的。”

“我最近到无锡去，那儿有个马迹山，马留下足迹叫马迹山。怪呀！相传玄奘到过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叫小灵山。我说这个传说非常好，你们应当宣传它。他们现在造一个灵山大佛，88米多高，是世界最高的佛像，就在马迹山那个地

方，很有意思。”

“灵山就是佛住过的地方，反正是个传说。铜川玉华山是玄奘法师译经的地方，也是圆寂的地方。是历史，更应宣传。佛教在日本、韩国、东南亚都有很多信徒。玉华寺修复了，玄奘法师纪念馆建起来了，就会有更多的信徒前来朝拜。这就会带动旅游事业和其他事业的发展。这是一件好事。”

赵朴老在谈话中对玉华寺的修复给予了期望：“玉华寺修复了，玄奘法师纪念馆建起来了，就会有更多的信徒前来朝拜。这就会带动旅游事业和其他事业的发展。”此后，根据赵朴老的意见，铜川市政府修订了景区规划，加快了玉华宫景区的建设进度。1998年5月13日，在赵朴老的关心下，由中国佛教协会主持，在铜川市召开了由全国各大寺院方丈、住持及著名佛学专家参加“修复陕西省铜川市玉华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隆重举行了修复玉华寺奠基仪式，拉开了修复玉华寺的大幕。



石刻金刚座

一位值得关注的学者

——赵曾侔生平事迹学术才华简介

石德润



赵曾侔在日本留学时留影。

笔者2015年曾写过《变幻的时代复杂的人生——赵继椿传略》一文，从而对其子赵曾侔也便有了一些了解，并给予长期的史料方面的关注与搜集。

赵曾侔（1896—1962），号寿人，太湖县人，为赵继椿长子、赵朴初先生堂叔祖父（赵朴初曾祖父赵继元系赵继椿之嫡长兄）。其父赵继椿（1872—1936），号春木，系赵文楷遗腹子赵昀之三子，举人出身，历官江苏候補知府，以道员用，后充邮传部主事。1909年9

月安徽省成立第一届咨议局后，接替李国筠继任副议长。清朝灭亡后，于民国2年被安庆六邑公益董事会公推为六邑联中校长，3年9月接任安徽省立一师校长，并在1913年2月、1918年9月召开的安徽第一、二届省议会上推为副议长。后因省立一师发动学潮，被视为军阀倪嗣冲亲信的赵继椿于1920年12月失去校长之职；又在倪嗣冲贿选所导致的1921年“六二惨案”后，因安徽第三届省议会选举无效，从此退出政坛，一度避祸于上海。其母符氏，系其父之继娶。符氏本广东雷州海康人，其父符兆鹏于同治八年到十三年任太湖知县，后卒于六安知州任所。符氏在衔哀为亡兄立嗣继后又长途扶柩返乡安葬过程中，触发旧疾肝病而逝。赵继椿不忍符氏事迹无闻，作有《符恭人事略》一篇，而有故交之谊的桐城方守彝受读之后，特作《题符恭人事略后》五言长诗以附其末。

赵曾侔4岁即丧母，由适安陆李氏之季姑代为抚养。6岁入私塾，8岁读《左传》，10岁而习算法，12—13岁即熟读老、

庄、文、列诸道家书，14岁熟习代数。15岁入上海神州大学工预科学习几何三角法。17岁东渡日本，肄业于东京物理学校，致力于形数显观法之研究；19岁时因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正烈、中国留学生有回国者及患脑痛病而归国，边养病边研究数学；20岁复东渡入日本中央大学学经济学，仍致力于数学方面的研究。21岁因中日交恶益亟，便决然辍学，率先归国。回国后，加入了由李大钊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该会筹建于1918年6月30日，至1925年底因社员发生分化而停止活动，共有会员120余人，其中有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高君宇、李达、蔡和森、赵世炎、张闻天、许德珩等进步学生）。并于1917年秋至1919年夏两年之间，共五次回故乡太湖遍谒先人莹兆，蒐集家世逸闻，考核碑碣；又遍游江南东流、太平、彭泽诸县。1919年秋，返省城安庆，任甲种工业学校物理教员，课暇则坚持数学研究。1921年后之数年间，因其父祸而奔走于京师、江苏、上海，冀以从事于疏解。1924年夏拟与从兄赵曾槐（1862—1914）之子赵恩钜（1902—1965）同行赴美，是年又于上海拟发起一中国文化通信社，均因经费问题而未果。1925年，加入怀宁县人程演生于巴黎发起的东方文化学会，次年任该会中国部华文书记，遂极力筹措赴西欧游历。1928年夏，所编写的《形数显观法》，由上海商业印字房出版。（今网上可买

到复印本。）

赵曾俦对佛学亦有研究，早在1920年即初见太虚法师（1890—1947）于武昌。1922年初，太虚法师在汉口与护法居士李隐尘、陈元白等计画兴办佛学院，并在汉阳归元寺讲《圆觉经》，湘、鄂各地来听讲者颇多。赵曾俦亦随师听经，并与其长谈性、相诸宗义理，且写有《归元寺听讲圆觉复读藏经共成三律即呈太虚法师指正》三首诗：

妙谛圆音震十方，几回扑楸学登堂。
根尘集起原唯识，体用幽攤岂异常？
曾是真如空法我，亦甲假说会心王。
人间最望玄同解，无碍华严不尽藏。

法性迷来几度秋，人间又作一回游。
中观是处忘言说，正觉明时不喜求。
意共海潮长布覆，心知天倪为淹留。
灵山胜会知何所？看取龙华一笑收。

虚空择灭未无为，遍察天人望已迷。
不谓中行成独复，那堪大智正生悲！
伤怀末法心难憩，归命三生愿岂违！
觉者契经慈氏论，几番读罢意迟回。

黄陂县知事谢铸陈（1883—1960）闻知太虚法师在归元寺讲经，遂联络黄陂邑绅赵南山、陈叔澄、柳质皆等共议、迎请太虚大师到黄陂讲佛法。四月八日（清明后三日），太虚偕了尘、陈元白、李时谔、陈仲皆等赴黄陂弘法，并次陈叔澄诗韵以为纪念：

未可栖栖笑仲尼，频年我亦惯驱驰。

春深大埜来今雨，学讲前川忆古师。
佛海潮声传隐约，人天梦影正离奇。
法身流转抡无极，应有维摩病大悲！

赵曾侔于是作有《和太虚法师黄陂讲学原作》一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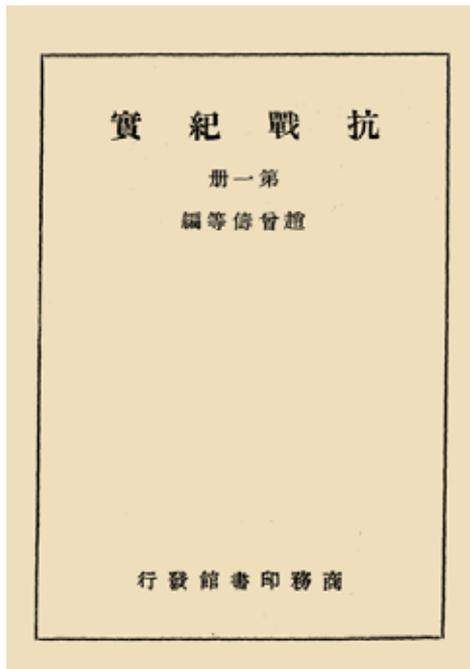
漫嗟斯世渺夷尼，我到人间亦火驰。
历物颇惭元遍说，成心却喜未随师。
文言枉自循空假，朴学何烦证偶奇？
一拜慈愍勤胜义，众生病里岂忘悲。

赵曾侔又力劝太虚大师为世界弘法，并介绍他加入东方文化学会，约与同行作世界弘法之举。1927年，南普陀寺首届方丈会泉法师任期届满，极力推荐太虚继任方丈和闽南佛学院院长，5月，太虚应聘到南普陀寺就职。1928年秋，会泉法师鼓励并资助太虚出国考察讲学，遍历英、德、法、荷、比、美诸国，宣讲佛学，并应法国学者建议，在巴黎筹设世界佛学苑，开中国僧人跨越欧美弘传佛教之先河，直至1929年方游历归国。而赵曾侔则在其季姑资助下，作为太虚大师的翻译一同前往周游，并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交好熊庆来和大学者罗素。

回国后，史学大师、教授柳诒徵（1880—1956）等人介绍推荐他往中央大学、湖南大学、南开大学、河南大学、东北大学等九所学校任教。赵曾侔精通历法，尤于上古史领域的研究卓有建树。但这一期间，国遭战乱，而其个人又值老父风病，家事亦颇为分心分力。1936年，其父病逝；1939年农历12月，归

葬太湖赵氏坟山今江塘乡何墩村大塘组羊湖冲。

抗战爆发后，赵曾侔一度在湖南任教，其间曾应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薛岳之请，在岳麓山为军官讲授文天祥《正气歌》，撰成《〈正气歌〉诠》（1996年由其弟子、安徽师范大学张海鹏教授点校刊载于《学术界》04期上）；历经数次重大战役，著成《抗战纪实》一书，共四编二十章，洋洋洒洒四十余万言。该书于1947年1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著名学者、教育家朱经农（1887—1951）为之作序。1961年，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再次出版；2014年9月，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采用简化字横式排版印刷，是为新版本。这是一部经典的抗日记录，真实详尽地叙述了中国军民



在正面战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役战斗细节。它自问世以来，即备受关注，不仅是海内外研究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重要史料，也是历史爱好者探寻那段不可忘记的历史之必备书籍。

抗战胜利后，赵曾涛返乡任教于时在安庆的安徽大学。新中国建立后，随校迁往芜湖，后留安徽师范学院（即后来的安师大）任历史系教授，上世纪80年代安师大校长张海鹏教授即其此时著名弟子之一。张教授在《〈正气歌〉论·后记》中写道：“赵老师知识渊博，兼通文理。他留学系攻读数学，史学乃是由家学培育而得以精通，由是深得著名文化史专家柳诒徵先生的赏识。这篇《〈正气歌〉论》稿即藏于柳先生家。”1962年，因受当时政治运动的冲击，赵曾涛不幸去世。

赵曾涛娶湖北英山万氏（1893—1925），继娶刘氏（1906—1991），共育有5子3女，其中有2子1女早夭。恩诚（1921—2013）系其次子，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由刘家峡水利子弟学校退休；恩谛系其四子，安庆一中1953届学生，后毕业于山东大学；被誉为“九华奇人”的赵恩语（1938—2016）系其五子，不仅研制出了荣获北京中国国际茶博会金奖的九华山龙池凝碧名茶，还致力于史前文化的研究，著成约30万字的《我们早已忘却了的童年》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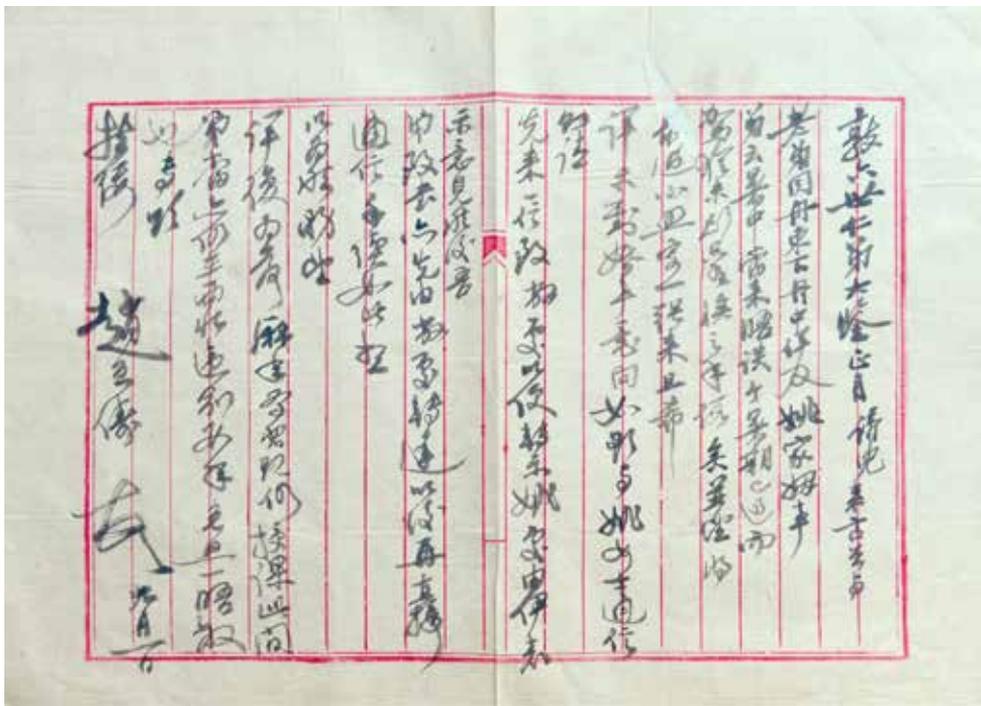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曾专攻过数学、研究过佛学、精于历法史学的赵

曾涛，亦是古体诗的创作高手。1938年11月，湖南大学迁往湘西小县辰溪的龙头埡。在辰溪时，赵曾涛与湖南大学杨树达、曾星笠、王啸苏、熊正理、曾威谋、吴绍熙、陈兆畴、谭云鹤等教授曾组织过一个“五溪诗社”，创作热情很高。其诗才之俊逸，从前文所引四律中虽能看出，但那只是格律诗，下面不妨再引用一首古风来，则更能感受得到。

1930年7月10日，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师从柳诒徵，1927年又受其邀入盩山为国学图书馆编目、享有“淮阴三范”“南雍三范”之一的范希曾，在刚完成《书目答问补正》后，因病归乡即逝世。著名文史学家、学友王焕镳（1900—1982）应其长兄范冠东之请，为之作《范君墓志铭》。柳诒徵于1931年由他所主持的国学图书馆将范希曾遗著《书目答问补正》排印出版，并亲撰序言，充分肯定了范希曾的学术贡献。赵曾涛与柳诒徵各赋挽诗一首，附录于该书之末。赵曾涛的挽诗如下：

挽耒研先生

五世知名推范氏，集解谷梁有武子。
属辞比事善于经，寂寞千载无人理。
河东家法著丹徒，宾叔荣宗二难起。
指陈大义述微言，晚有大师济其美。
君家本出武子孙，受学今复承斯轨。
校讎专业发多方，振孙公武平生拟。
盱衡近世订艺文，斐然撰叙隆法揆。
不为忧思废苦辛，欲以密察回衰靡。
有书不教刘向成，无命竟作颜回死。



才之饶逸俊拔，绝非一般诗人能够达到的高度。

正因赵曾俦有着多方面的才华、非凡的学识与建树，所以性格狷介、素不轻易誉人的新诗重要诗人朱湘，才相传写有一首二十七韵的古风来高度赞美他：

乡党与侪辈，筵间论时英。
谓有赵君子，意气干青云。
名位弃如履，亟亟于学醇。
周髀穷玄里，不让古张衡。
掇击尤克里，东方第一人。
近学昌怀疑，壁垒故一新。
疑中不疑外，未免疏间亲。
真金不畏炼，贗者必不珍。
安得如君子，中外采其精。
近偕太虚游，鲲鹏戏南溟。

有友堪为布稿编，有师还为著铭诛。
没世修名可慰君，何必延年着金紫。
我行江上始相逢，见君师友颯然喜。
深谈尚论共兴嗟，各发所怀弹鄙俚。
吾夏文史异他邦，远溯万年犹未已。
欲考九头证五龙，试解一足明三豕。
用夷哗俗尽支离，疑古惑经空吊诡。
君一闻之击节摧，酌酒多欣辄移晷。
何期一别遂长眠，屈指为时二月耳。
岂惟吾曹伤挚朋，亦为中邦悲国士。
吊君更怅阻关山，且赞璘彬俟青史。

此诗较全面地叙述了范希曾的家世、学传、成就以及二人的交往，抒发了对友人早逝的不尽悲伤，等等。由此首挽诗，不仅能看出赵曾俦国学功力之深厚，情感之真挚，而更足能看出他诗

太虚善谈禅，玄奘得继承。
佛学出天竺，中土扬光明。
禅宗我所创，远胜婆罗门。
后生何自馁，折腰拜西人。
中庸古圣教，君子能奉行。
算经一家言，坛前兴异军。
逸过徐光启，精忠比韩文。
维余亦有志，雕虫愧未能。
颇思雕六龙，风雨哭天阍。
诗经古歌曲，骚工情与音。
李杜振大雅，词曲写性灵。
新词多芜秽，亦有二三人。
譬如田畴内，一年一换耕。
又如掘金矿，此尽弃就新。
缘慳未一面，异轨或绝尘。
志则不谋合，国学求更新，
往矣赵君子，珍重千金身。

这是朱湘所写的一首几乎未曾见过的旧体诗。它被人发现于1946年第6期民国《茶话》，收录于一位叫天行先生写的《记诗人朱湘》的文章里。这位天行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写到：1930年，他受郁达夫邀请，到安庆六邑中学教书，由此而认识了朱湘，并全文抄录了朱湘这首写给同乡赵曾俦的旧体诗。

从朱湘的这首诗中可知：朱湘与赵曾俦虽有同乡之谊但并不相识，只是在一次同乡聚会上，才听说赵曾俦其人的。该诗描叙了大家对他儒释道融会贯通的学识、精通数学又擅长诗词曲赋的才华之推崇，表达了缘慳一面的遗憾。

赵曾俦一生著述很多，但多数未及发表、出版。其遗稿（包含诗稿）多为毛笔所书的手稿，曾为其五子赵恩语所收藏。今赵恩语既已作古九华山，那么赵曾俦先生的手稿又会有谁能为之整理出版呢？如果再不能整理出版，那么它还能存世多久呢？

参考篇目：

- ①《变幻的时代复杂的人生——赵继椿传略》（《赵朴初研究动态》2015年夏季刊）
- ②《太湖赵家翰墨选》（《太湖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 ③《形数显观法·写定自记》（书林书局2015年6月复印本）
- ④《太虚大师年谱》、《太虚大师黄陂前川弘法纪闻·诗存》
- ⑤《〈正气歌〉诠·后记》（《学术界》1996年04期）
- ⑥《抗战纪实·编校说明》（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4年9月第一版）
- ⑦《书目答问补正》（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
- ⑧《朱湘少见的一首旧体诗及其与赵朴初家族的关系》（余世磊）